

求恕齋
叢書

天問閣文集

一

Z 121

1

Z121

壬戌閏月中澣

天問閣文集

乃徵



天问阁文集
传经室文集

一函
六册

出版：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印装：韩营装订厂

北京大兴县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一九八四年八月木板刷印

定价：六十三元

统一书号：17068·1255

南林
劉氏
求恕
齋刊

天問閣文集目錄

卷一

新樂侯劉氏家傳

四巡撫傳

甲申廷臣傳

甲申內官傳

甲申宮人傳

甲申民間婦傳

甲申賤者傳

程進士傳

金御史傳

殷淵傳

溫寶忠傳

禮部郎中渠縣李公傳

唐知縣傳

冉公子傳

萬時輅傳

孫守備傳

王子涼傳

劉宮人傳

金氏錢氏傳

陳烈婦海氏傳

湯節婦傳

黃節婦傳

漢江女子傳

周照傳

墨池傳

石井道士傳上

石井道士傳下

以上傳

二卷

崇禎遺事一

崇禎遺事二

崇禎遺事三

崇禎遺事四

崇禎遺事五

崇禎遺事六

武進縣學石刻孔子像記

江都董子祠記

重修董子祠記

唐薛二賢祠記

王祥廟記

論世堂記

常州府學尊經閣記

常州府鼓樓記

石蓮花記

桃園草堂記

放生池記

焦山記

太湖七十二峰記

巖子陵釣臺記

樣樓記

鄰霄臺記

墨竹樓記

萬綠軒記

紅橋燕集記

雲中古佛巖記

槐龍記

蟒蛇記

晉祠記

盜跖宅記

蔓雲亭記

北巖鐘鼓記

以上記

李忠毅公廟碑

劉忠毅公廟碑

毘陵營田廟碑

睢陽廟碑

福州府閩越王廟碑

吳季子廟碑

秦望山碑

陳氏誥勅亭碑

奉政大夫太僕寺卿宜興史公神道碑

故朝列大夫尙寶司卿溧陽史公神道碑

故吏部文選司員外毘陵黃公墓表

故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溧陽史公墓表

故吏部文選司主事吳江趙公墓志銘

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志銘

故文林郎戶部主事周公墓志銘

故文學葉公妻車氏合葬墓志銘

無錫鄒翼楊妻曹氏合葬墓志銘

李二曲母彭墓表

周副使體觀母墓志銘

存銘

楊修撰夫人吳氏墓表

陳母方太孺人墓志銘

吳氏墓志銘

以上
碑銘

三卷

晉懷帝愍帝宋徽宗欽宗

李若水

王猛崔浩

王祥孟宗

父子兄弟

解衣

經學

金滕

白魚躍舟

伊尹割烹要湯

莊子一

莊子二

莊子三

孟嘗君

雷震方正學祠

歐陽文

文公家禮

罪人

西子

楊貴妃

伎倆

讀書作文

朱羽南竹枝辭

以上
雜著

上黃石齋先生書

與吳浙癸未友人書

與顧小阮書

與董文友龔介眉書

與龔介眉書

與龔介眉論古文敘事書

與龔介眉論銘辭書

與龔介眉陳椒峰論古文選本書

答潘大生書

與姜西溟書

與周伯衡書

與方婁岡書

與顧云美書

與憚遜庵論格物書

與余飲虹書

與山西方伯王襄樸金亦庵書

與侯仲輅論孔子贊辭書

與熊魚山書

答某公書

與王雙白書

答友人書

與周櫟園書

與章朮公書以上

卷四

帝王時數論

文王論

周公太公論

秦始皇論

荆軻論

范增論

義夫論

文論

佛論以上

建準提閣敘

贈李條侯敘

贈崔申公敘

贈榮道人敘

送梵林歸越敘

讀易臺自敘

李太白詩敘

杜詩編年敘

汪舟次詩敘

談芳洲詩敘

何御六詩敘

龔介眉文集敘

吳白涵具知集敘

李雲田文集敘

郝母五十敘

以上敘

過延平弔謝石驪文

過昭君村弔昭君文

烏江弔古文

祭和憲先生文

以上弔祭

通計百五十五篇

天問閣文集卷一

求恕齋叢書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新樂侯劉氏家傳

新樂侯姓劉氏名文炳字洪筠順天宛平人也其先本海州人以成祖靖難功拜河陽千戶籍任巨九世祖名宗者遷宛平遂世爲宛平人及侯以崇禎甲戌封初襲父爵新樂伯父效祖效祖父瀛國公應元烈皇帝生母孝純皇太后其女也戊辰烈皇帝登極追封應元瀛國公妻徐氏瀛國太夫人效祖新樂伯妻杜氏太夫人甲

戍伯卒文炳嗣伯未幾侯侯時瀛國太夫人杜太夫人皆在瀛國生子二長卽伯次繼祖都督杜太夫人生子三長卽侯次文燿次文照皆都督女二長妻武清侯李氏封太夫人次妻恭順侯吳氏封夫人侯娶永寧侯王氏女封夫人侯當加封時進太傅繼祖少傅文燿文照皆太子少保懿親之恩幸蓋無比焉侯常同諸都督從杜太夫人侍瀛國太夫人拜訖私念之曰福極矣何以報此其時中原大亂皇帝震怒乃顧勳戚爲固根本計於萬歲山下御甲冑董騎射侯文炳與駙馬都尉鞏永固俱以能見親愛兩人素友善至是相誓奮礪碎首王

事甲申三月闖賊李自成漸壓京師震動分命文武諸勳戚守內外城各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文炳以不時上左右不專司事而其家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外城永定門十六日賊大至薄城自是薄城急侯見大勢不可支馳歸告杜太夫人以其故杜太夫人登一樓上服其命服懸孝純皇太后像召一家人至文耀以守永定門不在李太夫人吳夫人各於家料死杜太夫人曰曷一處皆召至相拜哭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報矣然曷可不報死爾乃作數十纒繫樓上謂警可從纒死又命積薪死可卽焚之毋以其身與賊見指示畢謂侯

文炳爾疾馳去有一隙可爲爲之如不可爲卽殺一騎折彼一矢猶快我謂文照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年八十當奉之他往爾因延劉氏後劉氏後不可絕爾延之當然於是文照奉瀛國他往而侯卽疾馳去是日外城已破遲日城遂破家人報城破矣杜太夫人遽登樓就纒王夫人繼之李太夫人吳夫人等相繼之杜太夫人六縊始得氣絕李太夫人九縊始絕每縊輒墜下至落齒折臂起則復枝梧縊家人不忍其慘欲掖之投井以爲等死曰不可杜太夫人命同一樓死今彼皆已同死我獨異耶不可必縊死蓋至九乃死侯文炳前受杜

太夫人命馳去見上於中左門上命侯同鞏都尉諭各勦賊各出其家健丁巡緝隨批手詔付之下各勦賊且會朝陽門議及且其至者兩人爾朝命是時已不能行漏下內侍捧詔至封甚固內稱密諭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擁其家健丁護衛車駕會議南遷得詔以爲南遷及入見則外城破矣上曰外城雖已破賊之入者無多前諭俾下各勦賊家出健丁巡緝今能統之爲朕一巷戰乎若此尙可爲侯合奏曰勦賊家健丁皆城上今外城破城上守方急難呼下只臣兩人各有數精騎前奉密詔擁其家健丁護衛今現在願各督出與

死戰只眾寡恐不敵耳上愕然曰至是耶泣下云朕志
決矣爲太祖高皇帝守社稷乃不能然能死社稷都尉
哭曰賴我太祖高皇帝之靈自能殲此萬一不虞臣等
惟以死報侯俱哭上亦哭侯又同都尉哭奏若果都城
不守我皇上當焚宗廟焚三殿焚宮臣等亦自焚家遂
罷及城破侯猶至崇文門與都尉議殺賊忽數賊已至
卒報賊至各奮厲發矢射射數賊盡又數賊至又射盡
而闔都城皆賊知不能支遂各馳去隨巷遇賊隨射至
第已火省瀛國他處過駙馬其第亦已火駙馬已自刎
死曰鴻圖先我耶鴻圖駙馬字也家有井馳到下馬欲

投下顧見其己之影服戎服曰此軍容也以殺賊者見
皇上地下不可於是索冠服已冠服不可得他冠服
冠小不可得冠裂之乃得冠乃投井中死繼祖在東安
門忽宮女湧出曰大內變耶急入宮問皇上安在無知
者馳歸則大宅已火亦到井所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
文耀當賊破外城身數旅竊百里至渾河收所逸兵及
內城破釋之乘閒入見闔門死痛哭曰天乎文耀之在
永定門不卽死以內城必能守猶有見皇帝得引頸受
斧鉞時耳不意如此乃大書手版置之井欄曰太子少
保左都督劉文耀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其夫人先已

死繼祖夫人其先見大宅火卽焚死二妾亦已投井中
死計一家死者四十二人惟文照以奉瀛國太夫人存
焉瀛國誕育孝純皇太后皇帝痛太后崩年早追思不
已加恩太夫人特異當七十上願內侍曰使太后在其
稱觴今不知何如矣泣下不能已隨命司禮監太監賚
銀萬兩緞百端至第賀宮中每瞻太后像卽泣下內侍
云不似則遣司禮監武英殿中書至第俾太夫人以其
意口授畫工以畫畫訖似上大喜命畫數幅具鹵簿上
俯伏大明門道左候迎入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
生上之追思太后不已惟加恩太夫人詔稱太夫人年

高德厚懿親第一禮宜優異每月賜羊酒米醢遣司禮監存問甲申三月太夫人八十時賊薄都城上憂懣廢寢食猶不忘賜金幣蓋以宗廟之驚念太后益甚也皇帝之德備矣猶在孝人無不感動劉氏之感動因死報云其後瀛國太夫人令終文照流轉江南而一家四十二人之死劉氏迄不絕

李長祥曰闖賊之自秦關而山西也廷臣惟束手畿輔人以是憂危卽已動搖矣侯文炳一日同駙馬都尉永固侍上大內上密問國事文炳對以早建藩封今定王永王孝賢宜早就國一宜封山東一宜封四川四川西

南都會又上游又脣齒陝西今闖賊穴陝西誠得四川無有害則孤陝西也是宜命大臣握重兵厚其威聲以往彼地與京師隔遠而震聞封王之威聲則西南之勢起卽東北亦相望鼓奮賊之氣自阻喪不特其無西顧之憂已也山東近畿輔今闖賊陷山西我已損其右臂而左臂誠固則可以折彼且又與南都之壤接得一藩封則東南呼吸貫通相爲首尾賊揣其入無從容之地自憚進京師自奠宜可爲也都尉亦辭與同上曰是然不行按山東之建國是矣若四川其時獻賊已毀壞又盤據在楚之藩鎮驕橫不臣不啻賊無國之可就卽有

大臣握重兵以往將安之且安得達文炳豈不知之二
王余見之矣定王十餘歲耳永王則十歲止耳非可以
就勳者也則又豈不知之何爲言此嗚呼有以哉觀之
十九日矣皇帝以皇太子二王手屬所親任大臣大臣
稽首手受泣涕負荷出皇帝意其得付託然後死后死
公主而自死焉其能全之者誰哉以皇帝之大聖竟如
此其祚竟一朝盡之乎京師中無子遺焉何慘哉然後
知建藩封之議意遠也當車駕之不果南也余上疏請
皇太子出鎮天津矣以天津可提調東南援兵而余意
實不止此是亦候請封二王遣就國之意疏入不報其

時已倉卒有量帝之必行其言者矣而不報何哉今之
丁未余過秦郵諸君子相與歎歎往事因得文照手錄
其家狀見帝之所以親愛文炳與文炳之所以事帝不
禁流涕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文炳之於國家固有
進於死者乎乙酉朝廷錄崇禎死事諸臣太傅新樂侯
劉文炳贈太師恒國公諡忠壯其餘各加恩入旌忠祠
嗚呼可謂不負國者矣而國亦不負之死可爲哉

四巡撫傳

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是六者夫難以死哉

宣府巡撫朱之馮字樂三順天府大興縣人天啟閒進士崇禎壬午巡撫宣府九邊之最重者莫如宣府大同其閒之又重者則宣府蓋京師枕邊宣府專背負故又重也總兵每以侯伯爲之巡撫亦每天子自擇人至是擇朱之馮朱進士也宣自至統閒創設巡撫而皆進士朱又進士崇禎自甲戌以來亂日加甚天子奮厲採封疆之臣於後宮置一屏風凡朝臣之有顯望者則列名於其上朱名列之矣蓋屬意者耶又撫宣尤屬意者乃賊來城卽陷朱死總兵王承胤也賊將壓以兵二萬身往禦返云賊遠復入城其時已上表李自成帶千賊夾

其隊中入巡撫所手握兵與總兵等已覺總制一時蒼黃莫措承肩卽宣人誘宣人動會黑雲龍至巡撫因言京師特發兵勦宣人之是環鼓樓之四周作大柵欄告諭百姓不從中餘者勦之隨亦已惟刑牛馬與承肩盟賊開門迎賊巡撫遂死承肩見李自成頗色矜自成意鄙之而歎巡撫焉

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陝西韓城人天啟禎壬午與朱之馮俱巡撫朱撫宣衛大同大於永樂初年與宣皆天下之精兵所在他邊

而巡撫各專制蓋重鎮各據矣雖接境不相呼吸成化閒設總督駐陽和兩撫乃合甲申二月賊李自成陷太原巡撫固守城總兵同固守城賊得從雁門寧武兩關進至城下城內有撫鎮城又竟破巡撫被執久之死焉巡撫與賊自成同里兵民有疑之者大同代王之封國王內侍亦以言之王王亦疑之巡撫卒死當自成攻寧武關總兵周遇吉勢急連羽檄血書飛告巡撫救援巡撫趣總兵不出寧武關破與雁門關之一路賊並抵城下城破實則總兵竟獻城同於宣府之王承胤也賊執巡撫去終以同里不加害聽自死

山西巡撫蔡懋德字公虞南直崑山人萬厯閒進士崇禎壬午召對稱旨撫山西甲申賊窺河巡撫駐太原河失守烈皇帝震怒革任逮勘方候代而賊至被困力守禦忽城東南角樓火炮自放裂焚樓壞軍士風霾且大作砂石布飛人對面相失內姦將張雄乘之引賊入有將官素能擁兵掖巡撫上馬圖巷戰出巡撫巡撫不可曰吾義當死此毋活我活我徒陷我不忠再強之不得遂至一處死將官卽巡撫之中軍應時盛也亦死巡撫好浮屠學常自稱佛之入室弟子撫山西尙厚賊來敗陝西巡撫馮師孔字某某處人進士督師孫傳廷挾戰

士三十餘萬斬驕橫總兵賀人龍立提江外亢命巨鎮
左良玉飛渡江書簡命節制撫鎮六大字於大旗上巡
撫無所爲拱手而已及督師出關師潰巡撫駐西安潼
關不守秦地壞矣是在癸未冬巡撫急嚴城守賊至內
猶有重兵城又大乃竟陷巡撫死

西安陷巡撫以下死者按察使黃綱知府簡仁瑞秦府
長史章尙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知縣楊暄蒲城知
縣朱一統鄉官磁州道祝萬齡中部知縣朱新鏢磁當
破祝冠帶步履從容至斯道中天書院拜孔子自縊死
朱則中部城尙守未破知大勢不可支趣妻妾死殮訖

藏之城破自縊死他處商州道黃世清慶陽道段復興
推官革居聖知州董琬鄉官太常卿麻禧三原鄉官尙
書南師仲巡撫焦源溥又巡撫焦源清主事南居業御
史王道純誥封都察院朱常德宗室舉人誼泉榆林道
郁任遊擊傅德惠憲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典劉芳
馨劉廷杰文侯國守備尤勉惠漸賀天雷楊以偉指揮
李文燦家居總兵尤世威侯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世
欽王世國李昌期副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
遊擊孫貴龍養崑守備白慎衡全家敘賊攻榆林尤世
威猛激肩任守城相禦百計賊盛知城不可保積柴環

舍家眷數百口驅之內放火盡焚死城破挾數騎奮殺街巷騎盡死世威死郁任亦闔門百口死太原陷巡撫死以下布政趙建極死糧儲道蘭剛中死剛中罵賊死先一日裨將朱孔訓牛勇登陴中矢石死巡撫當勢急草遺疏付所信將死中軍應時盛見之殺其妻妾子女將俱死巡撫死遂死宣府陷巡撫旣死諸生姚時中申旺死總兵王承胤降賊中軍張世澤泄承胤謀杖死賊馮信李自成人買宣參將以圖宣者亦泄承胤謀承胤亦卽杖死寧武總兵周遇吉死賊入妻劉氏率百女子據一高樓射殺賊力僮焚樓死蓋百女子俱焚死賊過

汾州有諸生王嘉胤妻欲雜官兵隊中擊賊竟縊其乳
女死待賊賊至忽病不得起乃扼吭死當西安破有賤
者曰某或云都司役遮道罵賊賊擒縛罵愈厲鑿其目
罵如故尋折齒又割舌猶奮躍作罵狀寸磔之氣盡始
已賊逆秦晉逆大同宣府一路破之死者如此秦五十
人晉自巡撫以下六人相傳四十六人宣府之死者自
巡撫以下五人而皆巡撫首之云

李長祥曰國家設巡撫方面專制重臣哉是惟古諸侯
則然固古之諸侯等也諸侯在古千八百國以當日之
天下其諸侯之多若此巡撫大矣蓋巡撫直一省一合

直省十五其之九邊二十餘人而天下之幅圓其過於古者奚啻數倍吳越閩海東西粵荆蠻氏蜀滇黔諸處在今皆一家古皆荒服則古之天下不過今天下之半而有千八百國雖合數十國諸侯不敵今之一巡撫也若總督之官動制數省則又古諸侯之二伯九侯巡撫皆得與之各授節鉞則皆與古天子賜之弓矢斧鉞同巡撫之於總督又不得以小侯之事大國者目之是惟唐之藩鎮則然而唐之藩鎮輒驕橫在肅宗代宗之世德宗世爲甚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至於稱王李希烈至於稱帝卒之誅討而削平之者在李抱真李晟馬燧

以藩鎮之悖亂仍藩鎮滅之則藩鎮之重也今之巡撫
實藩鎮而當崇禎季之巡撫天子嘉意除用李抱真李
晟馬燧之人豈不宜其有諸巡撫不特誅討而削平之
無其能卽驕橫之亦無其能矣蓋藩鎮多起於草澤之
人武夫盜賊殊方族類皆有之故往往有亂賊而卽有
豪傑若巡撫則進士彼習師儒服古訓帆幢金鼓不知
何物一旦進士泣民卽戎巍然將士之上自視尊高不
幸有事還顧雉堞樓櫓爲長城天塹至死不敢出則閉
門爾計窮於無所之死爾或曰王守仁張佳胤洪鐘朱
燮元皆巡撫又總督當其堅銳臨敵實同將帥彼進士

非耶曰難矣難矣常觀之流賊之亂矣洪承疇盧象昇
總督也皆治賊者後他調去盧卒死楊嗣昌督師死用
侯恂恂以罪繫獄東南之在廷諸賢者趨走疲力相救
拔皇帝怒甚不得解乃曲計起輔臣周延儒方陞見問
能滅賊之人對侯恂於是卽日出侯恂獄往距賊恐慄
每戰左良玉輒闕地爲深窟藏之張任學御史巡方河
南憤將帥不能殺賊自請改總兵卒之無效傅宗龍楊
斗望能前而將帥之臣駕御無術巡撫宋一鶴則舉人
矣又不過死王漢與宋一鶴俱稱爲名巡撫王則以劉
超之叛率易死督師孫傳廷且敗死他若楚督熊文燦

秦督丁啟睿江督呂大器鳳督馬士英巡撫楚王聚奎
鄖王永祚郢王楊基沅陳睿謨李乾德中州高名衡蜀
王維章邵捷春陳士奇諸人或罷去或逮或死或猶強
立皆無一效又薊遼總督王永吉更加節鉞便宜行事
爲京師救援至於社稷覆亡而皆無一效始流賊之亂
自中原崩秦潰楚入蜀蜀北劍閣東夔關王維章在北
洪承疇皆在賊之渡劍閣直平地爾楊嗣昌逼賊楚蜀
界邵捷春道學君子以萬夫莫敢敵一人之夔關賊又
億甚乃竟不能守陳士奇亦道學君子朝臣恥邵捷春
之敗爲異己者訕議故用士奇冀收功於邵之後其治

兵也更如黃口小兒巴西七千里之生齒千萬億俱喪於其手今東南之賢者猶侈言其死悲哉余常出蜀至潼關孟門觀賊之形勢矣比年縱遊從樓煩句注越雁門厯偏頭寧武紫荆倒馬居庸等關雲中上谷朔方等地徘徊於長城之下歎山河關塞之固聖天子經營方域之壯密也乃從來寇盜之縱橫者正在此今考之督師孫傳廷之出關也秦之責在巡撫矣督師無專地隨賊之所在戰之巡撫無專地隨所警而禦之督師戰者也巡撫亦戰者也蓋巡撫責在一省不在一城督師已出關巡撫當卽移師就要害則當卽扼關乃不扼關而

守城秦覆矣晉危矣晉撫所以全晉者豈不在嚴河乃又不嚴河又只守城其時總督王繼謨也駐陽河者兵利戰將聚使堅壁晉中巡撫之守必固太原在賊欲前必顧忌必不敢窺關繼謨望風竟遁去而關險如賊所從入之雁門寧武豈易破者宣府大同又天下之精兵處兵又多總督所統出只陽河之兵與客兵總督遁去兵散兩巨鎮之兵固在巡撫總兵分領而文官之權重總兵雖專闔與巡撫耦不能不聽從巡撫巡撫又只守城又且並總兵皆守城寧武總兵以六千人守關賊攻撲五晝夜關垂破巡撫無一旅相救寧武遂破雁門尤

不攻自破於是大同破宣府亦破至居庸關兵皆已降
自成覽形勝歎曰使兵有百人尙阻此吾豈能得渡則
居庸關遂破而都城破矣當賊之潰亂也將帥之戰者
猶有人總督之戰者有人巡撫書封疆各固圉不使賊
入總督提兵與縱戰猶可望滅乃只守一城同於有司
之治一郡一縣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則視古諸侯之謂
何視藩鎮之謂何而假以節鉞之謂何年來巡撫之大
概如此嗚呼是重臣哉今之論者必尙死人臣之大義
自當如此而封疆之臣關係社稷之存亡與他臣子之
職守不同無徒曰吾爲厲鬼以殺賊也國家庶乎其有

利賴與

甲申廷臣傳

國家之變故其死難之人難哉孔子曰見危受命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人之謂與賈子曰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夫其死一也而死權則異君子恥之矣卽謂之徇名猶失之蓋非聖人之旨也故孟子曰生我所欲也舍生而取於義也殺身蓋取義者而實仁若夫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當又他有意言之故曰勇與難哉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癸丑進士內閣大學士熹廟時官吏部不

附逆璫移疾去烈皇帝登極以是起用歷官河南巡撫
南京兵部尙書時流賊在江北南京額兵八萬人景文
礪之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值樞輔臣楊嗣昌奪情視
事詞臣黃道周延

以下
原闕

不然乎忠厚之詞加諸彼黨已甚之論苛責東林殆所
謂悖也又曰今日之忠直其論之不當以與崔魏爲對
案臣謂正當與崔魏爲對案在宋蘇軾程頤彼此交詆
指爲邪黨兩者今皆賢之本朝世廟大禮之爭亦兩賢
之惟名節大閑一有喪失遂霄壤分矣夫名節試之於
崔魏而定矣故有爲崔魏忌其才鋒恨其抵觸崔魏必

欲殺之逐之而後已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崔魏
意愜遂相假借其人本負勁節非有阿徇以假借之故
或逐之遠之此亦正人也又上疏請毀三朝要典有曰
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開自清流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
議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主梃擊者力獲東
宮爭梃擊者計安神廟主紅丸者仗節之言爭紅丸者
平心之論主移宮者彌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
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自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
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凡推慈歸孝於先皇與頌
德稱功於義父竟相等矣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

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網已極密勢已極重猶患遺誅之人執議其後乃剏立私編重名要典以批根今日則正人黨碑以免死他年則上公鐵券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崔魏之私書翻卽紛更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又上制虛制實疏有曰毋以大猷付之悠悠毋以瑣務示其周詳毋徒傷元氣而情面猶存毋徒飾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初充講官經筵講生財大道帝曰今邊餉告匱壓欠最多生眾爲疾

作何理會元璐奏言臣本儒臣守先聖之訓只知藏富於國爾一日上謂輔臣從來講官有問難而無詰責朕之過也又一日講筵直箴政府營私忘公年來輔臣溫體仁周延儒互有掎摭故元璐當講筵及之上怒手麾書過仰面倚几元璐辭益明朗上卒復就案霽容聽受是時已與政府戾是至上制虛制實疏益與相戾竟罷歸尋召還授兵部侍郎兼學士卽陞戶部尙書其時首輔陳演以內流賊與邊患俱日甚勢汹湧糧餉空虛乃奏帝謂天下不治繇兵農不合今廷臣之可任者有倪元璐馮元飈臣請用元璐爲大司農元飈爲大司馬

彼此參合宜可望治帝然之故元璐卽陞戶部尙書與元颺分部共治是日召對中左門問元璐何以佐朕元璐曰臣本無能今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與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今不早計恐不出五年又皆如秦晉願我皇上少寬文網俾得舒彼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綵敷政優優願皇上念此朝廷之政旣適均羣有司猶有根本禮樂爲權輿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帝曰有學問之言元璐受事就馮元颺商互稽之籍卽請

以餉部兼職方俾餉部並得察諸鎮將士有崇明人沈
廷揚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聽
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皇上謂公去
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奏
聞帝帝亦喜命酌議元璐遂議每歲糧船漕與海各相
半行焉又有蔣臣者桐城人干元璐以鈔法元璐又卽
奏聞帝以元璐奏廷揚海運策有效其奏蔣臣策必能
如廷揚卽命行卽發內帑金六萬兩爲鈔本取桑皮於
浙省蓋鈔必用桑皮而桑固壅稻□□之者本占稻
城賦稅出於此就桑取皮必先蠶毀桑帝帑金已發其

取桑皮亦勢不能已元璐先已題請蔣臣授戶部司務
蔣臣得官侈肆驕人不顧後效與廷揚不同而當空營
營苦不富強元璐歎曰若使傳說化爲膠鬲管仲化爲
孔桑吾寧就東海老爾首輔陳演復謂元璐詞臣不達
錢穀慮之奏帝罷大司農還講幄蓋元璐陞戶部尙書
仍兼翰林學士也帝曰倪尙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艱
難元璐所爲何能有效又曰他卻好有心思做文字遂
罷尙書仍侍經筵賊偪都城陷元璐肅冠服束帶北向
拜曰負我皇上矣乃書案上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溝
壑毋衣帷我以志我痛又大呼曰南都尙可爲也遂自

縊死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萬曆三十年進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初繇知縣徵拜御史厯官巡撫戎政侍郎南京兵部尙書南都御史改左都御史蓋三掌戎政兩總憲皆天子大臣天子又眷顧又皆處有爲之地又其時艱難流賊已極烈天子憂勞惟在大臣有以佐助之於是邦華毅然累有建明矣當畿輔漸驚朝廷大臣目視無一策邦華曰殆矣於是密奏以爲皇上自然守社稷若皇太子則可撫軍矣仁廟之故事可考也今屹然舊京我皇祖舊興故地東南兵馬不下西北皇太子若往

望風爭趨不呼自集況草野義師枕戈豪傑又相與引
領者乎財賦又在不費遠輸元氣猶存不比凋喪有皇
太子在其處則皇上之守社稷聲勢壯密呼吸關通賊
卽紛張人心堅固願我皇上行之也隨又奏請分封二
王一時同奏請分封二王有勳戚劉文炳鞏永固德政
殿召對庶吉士魏學濂又奏請分封二王始羣臣猶密
奏後俱昌言無何賊逼閣臣李建泰督師在外無策以
監軍兵科給事中胡全才之議飛章上奏稱賊勢大不
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疏入卽避走河閒庶吉士李
長祥泣之同官合奏請擇心膂大臣輔皇太子出鎮天

津提調東南援兵蓋以天津近畿輔皇上或肯行此故云是皆與邦華之奏同會中允李明睿倡南遷議科臣光時亨斥止之舉朝因大譁無定見帝亦卒無言按羣臣上皇太子二王議帝皆不行惟李明睿南遷議帝意頗動或曰南遷帝原有意勳戚有知之者故帝當都城危猝諭劉文炳鞏永固各帶家健丁來兩人各顧家人謂必帝之猝然南遷蓋揣帝之意於往日也帝固原有意而猶豫或曰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慮駕行屬其留守或駕行後京師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無人決策故京師曾喧傳宮中打點南行服御事

皇太子外出二王分封皆非帝意迨賊逼諸議皆不暇及皆寢外城已破邦華趨內閣元輔退食候久不出出則曰患賊耶何過慮也邦華流涕元輔愈無言竟至於陷邦華飲藥死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餘姚人萬厯己未進士初除武學歷官通政使邦曜廉幹癸未流賊大亂天下之民命倒懸天子以爲禍之始於貪墨之吏乃求天下之廉幹起邦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卽上疏言巡按御史據憲典所載凡奸貪蠹政害民之官

以下
原闕

吳麟徵號磊齋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繇推官徵拜給

事中擢太常卿在三月初七日賊已警矣是歲正月薊
遼總督王永吉有撤寧遠鎮退守關門之議寧遠總兵
吳三桂實與永吉倡之遼撫黎玉田議亦然蓋寧遠前
後屯皆失孤懸二百里外四面受敵守之甚難舊督趙
光祚在兵部職方司時出關察核卽已具奏謂守八城
徒疲困中國無所用之及秦陷晉隨危議者多以爲撤
寧遠鎮退守關門京師猝警關門之守兵援京師可一
呼至今守寧遠寧遠又遠難守且守亦無益京師儻有
警又難飛檄驟徵至非長策也天子下其議惟麟徵言
便且上疏稱吳三桂可大用宜急撤入關首輔陳演次

輔魏藻德謂何故棄地當作有名目方岳貢更咎麟徵
言之失惟范景文巨瑜無所可否其時大臣如此麟徵
益執撤議益請急撤而不得內閣意賊益警外邊現布
列兵勢莫可支霸州道報急因言寧遠鎮兵精敢戰當
令進關策應又福建舉人林泓請撤寧遠鎮進關使以
其精兵西行大創願領一軍前鋒當敵庶吉士李長祥
又亟奏謂吳三桂唐通皆上將觀政進士袁疆雖新進
書生才器大可大用請遷從吳三桂戰都城下臣願從
唐通出奇繞賊後齧其尾使首尾不顧皆未得票擬會
召對羣臣對不一兵部尙書張縉彥則以撤寧遠對對

畢帝顧羣臣曰兵部議
旨吳三桂問撤寧遠事
數十里京師陷方得抵
曹劉養貞哭於皇極門
至此蓋指首輔請帝降
陷也首輔於初七日亦
先已封吳三桂平西伯
門外驕甚睨視朝廷陛
下隨奏平地不敵往屏
朝命各鎮兵催調甚急

節制兵皆未得到至是朝臣之異議者始皆岌岌同麟
徵引領寧遠鎮之來而居庸關已降迎賊保定一路督
師李建泰亦已棄走河閒京師竟被圍麟徵坐守西直
門西北一帶賊攻城最急北德勝門西西直門皆當賊
衝皆最受攻麟徵登陴賊遽發紅夷炮擊城樓樓楹椽
忽倒墜麟徵前甲士懼將退麟徵喝甲士何得退於是
同屹立莫敢退時難民在城外不意賊湧至同坐守門
勦戚並太監開門納入賊聯騎飛來麟徵在城上望見
之急督甲士奮擊麟徵亦自手施箭炮賊乃卻因下城
載土石塞門門塞豈意登陴忽賊盡易衣衣紅一內官

亦易衣衣紅如相應者然麟徵顧之曰何如此內官亦且靡復易之不衣紅矣又忽二卒手箭至不知其何人令竟莫辨至內官所凡城上人行俱斷絕卽有牌子來猶斷絕不使行二卒則不問二卒竟斥折塞門土石謂欲出麟徵大駭愕詰究張皇乃從德勝門去時各門太監健丁呵前張青蓋走馬負勢作威坐門諸臣屏息聽令不得登城望賊惟麟徵不避奮厲奪路

以下
原闕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辛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宮允當諸生時困久然其文有聲負海內之望輔臣周延儒自知有世奇卽願附之矣及辛未總

裁所得士世奇在則快謂以世奇乃在其門世奇明正大分嚴乎國體不苟就也奉命外諭欲告養流賊日震驚憶主憂臣辱卽迅馳北上亟具疏云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所畏闖人所附也又云今日臣工寧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卽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眼前督撫畢竟做得做不得通盤打算只爭一著其可再誤乎未幾賊逼畿輔帝日召對皆無策救敗世奇曰勢不可爲矣城果陷訛傳上南幸世奇以所掌司經局印拜授僕日上果南幸可疾持此印閒赴奏行在縊死

劉理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
陷死賊多陝西河南人當城
來下馬言曰毋恐來此皆河
殊惠今之來此皆沐公惠者
以死對賊相嚮驚曰何至此
將死痛流涕曰我爲第一人
取於第一人乎我何以處此
汪偉字源長南京上元人戊
授翰林院檢討城陷自縊死
勢流賊在中原江南震驚乃

可守無守城之法只有守江之法賊若自北來淮爲之防若自上流來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卽以禦江守九江卽以守南京今淮上督撫長淮保障若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南京宜設重臣駐節武昌又宜設督撫駐節九江而太平府有采石磯宜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其武操臣宜屯新江口文操臣宜往來江上下巡練江北浦口江面較之上下頗狹制亦宜如采石磯以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布置周詳要害鞏固若南京額兵其數雖多但具名目難恃無虞兵部尙書名爲參

贊其於百姓尊而不親

以下原闕

王章字開美莆田人

中有脫文

如霧積之在地上土瀾漫莫

辨不可耕也故衣食飽煖較之三輔十不敵一焉東南百不敵一焉在官其地者之加愛憐矣若兵餉自先世祖制更毀屯鹽廢棄一切所食皆仰給內解年來流賊浸淫大司農告匱支吾艱窘天子憂勞今節鉞重臣復不思大故已愆是徇軍士儻一旦意搖遽起呼噪撫軍禍變固不可知朝廷疆土其奈之何章曰殆矣卽具狀糾之撫軍罷去及報命後益多彈劾不避權貴甲申春初李自成據陝窺河人心恐懼全晉連燕洶湧如沸章

旨時巡甘肅力察邊情憶今日之策宜引動西騎譁邊
塞上自成聞之必西嚮西嚮必勢分勢分必不得東渡
乃卽上疏切言其策又言今日勢急宜權邊上精兵之
可撤者撤之以擁衛神京又言疆場諸帥多有降賊旣
自賊來則熟知賊宜遍諭諸帥相機審勢出我降賊入
彼賊窟疏入皆不行都御史李邦華曰王御史豈非文
武才乎其言不行惜哉賊逼畿輔邦華奏以章協理
京營巡視二十六日謂京營兵五萬屯城外城內空虛
宜分兵助守不報歎曰皇上眞如堯舜羣下絕無應手
之人奈何至是益憂憤殫力城上十八日彰義門破十

九日德勝門迎賊都城遂破章在平
駕章曰皇上卽晏駕皇太子在益疾
紅夷大炮賊已各門登城平則門亦
事中光時亨並一處章曰事至此何
曰自是如此但此處儻死委同士卒
知其何如還當入朝求皇上所在不
時亨欲易服章曰易服何以入朝況
卒自視何如人我不爲也未幾賊掩
下馬章獨不顧賊叱之章曰巡視京
賊槩中章股遂墜下馬復起據鞍罵

能支坐地猶大罵賊大怒羣賊奮斬之卒罵不絕口死
陳良謨號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官御史城陷聞
煤山之變哭曰無望矣縊死

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庚辰進士召對稱旨授御史督
學順天以遵化警不能前回京師城陷自縊死

許直字若魯南直如舉人崇禎甲戌進士繇知縣陞吏
部主事擢員外城破賊使廷臣各報名有勸直委蛇姑
一往者直曰要我頭我去割要我名我不去報時傳帝
南幸直流涕曰當此賊兵四面大駕焉往隨曰國亂不
能匡君危無所濟吾不堪矣惟有死爾遂自經死

成德字元修號潛民北直懷柔籍山西霍州人辛未進士授知縣得罪大吏被逮京師卽復抗疏極論輔臣溫體仁罪狀以被逮之知縣如此上大怒遂廷杖且三加杖焉下詔獄謫戍榆陽懸贓六千七百兩德居官實極廉徒以疾惡使氣大言獲罪及徵贓妻劉氏困先縊小女子死隨自縊死德在戍籍七年癸未御史詹兆恒極言其誣赦歸又補知縣卽又以知縣上疏極言天下有同掊克之爲害痛切盡情人讀之竦息天下於是無不知有成德矣未幾陞兵部主事又卽上矜節義明廉恥疏謂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在犯顏敢諫中求之

亦視朝廷之上養之矣忠臣孝子當喪之死後亂臣賊子當戮在生前舍是不爲廉恥胥敗殺身者無功媚敵者無罪臣不知其可也疏上溫旨嘉納賊憑城德貽書諭德馬士奇云主憂臣辱臣死天之道今社稷危矣是皆某等不能匡救至於此臣罪如山抱恨何言死爾及城陷賊據大內帝后梓宮橫道旁德叩頭大號哭歸觸死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北直宛平籍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歷官工部主事帝銳意求治國用窘乏乃以太監張彝憲督理戶工兩部錢糧彝憲奉命卽建立別署鉉上

疏請罷不報署遂成彝
屬司官謁見照部堂上
此果然鉉憤曰不幸吾
顏尊大兩部屬司官朝
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
下臣委質聖明自顧無
肯赴彝憲之私以下
原闕
用而不用帝故蔽之故
侍經筵可謂大臣矣不
空負名四十餘載丘瑜

世亂不能動惟今帝不知何處大約危矣又無救我天地閒罪人我今死死當棄之平則門外露之爲人臣尸位素餐者之戒切莫歸葬也其後南都旣創有爲范景文請恩蔭者兵部謂諸臣多閣部大臣謀國無能致茲顛覆烈皇帝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乃不行而帝之升遐宮中御案上有遺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東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皇帝於地下將髮掩面任賊分裂朕尸可將朝廷官盡皆殺死無壞我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也嗚呼帝蓋恨之矣余故於殉難諸臣詳其姓氏爵里而

於持論爲謀

如此

甲申內官值

甲申之難與

貴人夫中書

在夏商周秦

者以爲國家

莫可贖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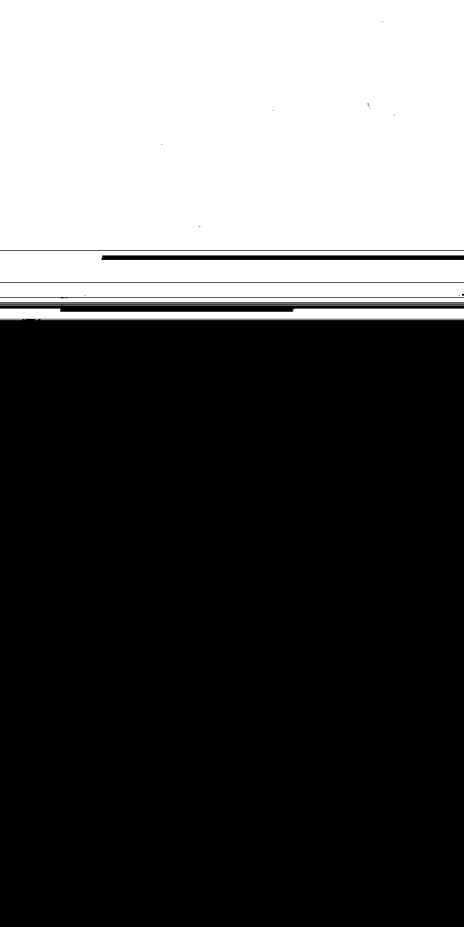
諸生皆坑之

固不養士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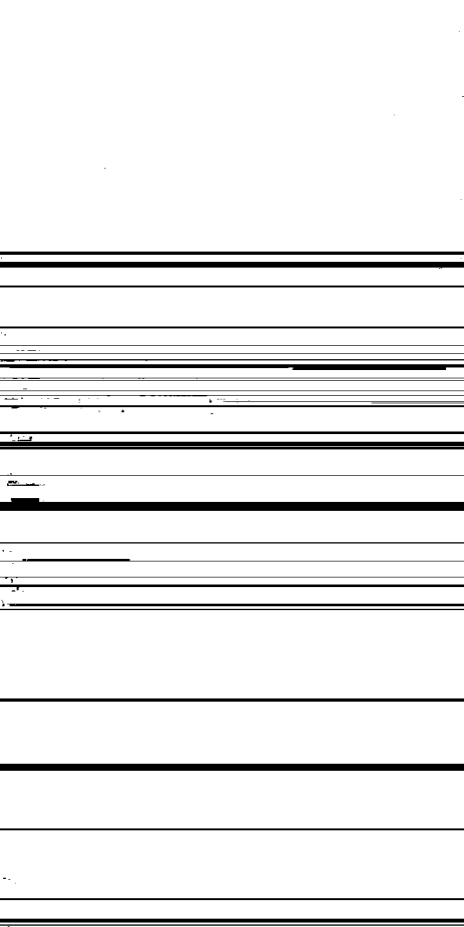
尙節與尙節之教猶未行其風猶未著與教行矣風著
矣有大聖人作之於上又累世造焉其教遂大行與風
遂大著與雖以中貴人遂猶然與不然何以爲夏商周
解哉夫士君子聞人言刑餘之人皆賤之矣有善者出
亦且自痛恥彼以爲身毀無能立矣是可憫也而有時
暴肆掌握天子鞭撻公卿大夫者往往而有可畏哉及
禍之有作莫可誰何又只哭泣惴惴如婦人女子亦其
性然哉曠代而一轍也故先王加之以貂璫之飾不使
之全貌男子卒之其行事亦相近蓋陰柔類也卽或殺
身以殉從來有其人大約小臣之懷私恩不能忘是狎

邪者之所爲
之又先朝臣
曰中貴人姓
皇帝之殉於
歛獻言之者
太監王相堯
幾蓋猶畏都
劉文炳駙馬
健丁出勳戚
能帝愕然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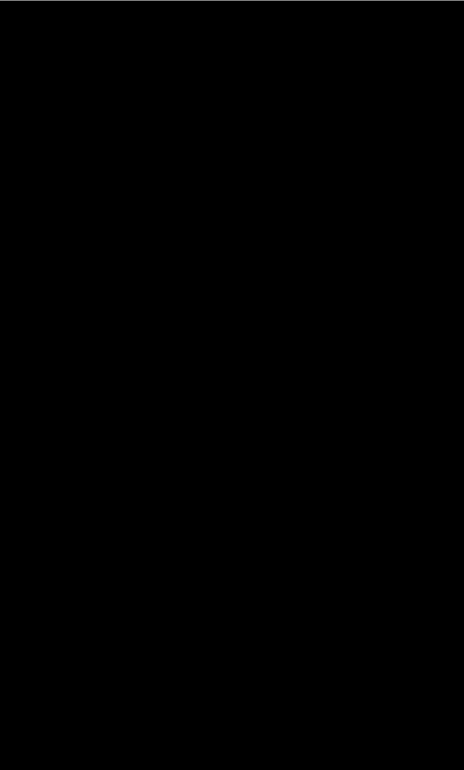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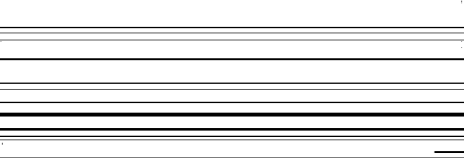
門者疑內變反蔽將擊之帝震返騎不得上從白家衛
衛遶出乃得上見守備單弱下幸成國朱純臣第純臣
竟燕飲他處帝竟不得見入宮謂皇后曰大事去矣后
泣下帝亦泣下宮人皆環相泣下帝顧宮人厲聲斥曰
莫如此各圖活去獨上煤山望外勢烈知必不可支再
入宮設飲飲數酌憤悲后縊袁妃繼之縊且死公主則
再上煤山殉矣當十八日之暮京師曾喧言帝帶騎至
正陽門繞白家衛衛上城反幸成國公家皆知之故卒
相傳聞城破日中人卽偶語則又謂夜之五鼓帝帶四
騎共五騎至齊化門呼開門謂有旨門者問兵部令箭



三千將圖與之戰只此爾縉彥去計其所歷當至德勝門正賊進之門而至其門正賊進之時也今人謂帝英主也何與講其講之者何事縉彥再官臨安有問以巡城事無異詞惟帝之御書草紙謂是硃寫非墨寫據十七日叛監杜之秩至城下言李自成遣來將有議城上太監與之上則言自成邀朝廷割西北一帶地再欲犒師百萬兩誠得如其議則解兵去聽者但相視不敢出聲一太監欲留之杜云營中有親王約不反報命屠親王遂縱之去則十八夜帝之草紙御書所云再與他講或卽講此其門者索令箭縉彥曰祖制果然都城大巡



總督王永吉十二日昌平破前已調寧遠總兵吳三桂
戰禦至是不能卽到將都城三大營盡發出壁齊化門
不復置大帥專以一太監統制及攻城每門坐守有文
武官同太監而太監專主官不敢出一言賊來卽欲向
城壕口一外望不能也勢急都御史李邦華率諸御史
上城太監拒之不得上卽帝至正陽門亦且不得上惟
兵部尙書得巡行而所歷至德勝門賊入縉彥其時何
往耶必與化瀆值則必與賊值故都城人皆謂化瀆與
縉彥實開門迎賊入入久之縉彥出都門出自山西返
河南經賊之僞官處縉彥今或自泄言以所在之僞官



烈皇帝登極以是顯用朝臣貪賂寡廉恥皇帝震怒錦
衣衛外又有東廠嚴緝王之心督之六載辨察廣帝之
德曾掌司禮監印時帝欲採珠奏曰中原苦流賊誅鋤
無效四方愁苦貧窶不堪尙欲採珠恐爲聖明累願待
海內安寧家給人足然後行之未晚也帝嘉納之及是
殉是其於從來之讀書懷道德慕義之人世之稱爲賢
者奚讓焉若夫蹇裳去之無論矣其餘事之無所遂過
故宮之墟覽黍離望煤山憑弔焉其亦知有中官哉其
亦知有中官哉

甲申宮人傳

宮人姓費氏甲申京師陷賊入宮費氏投一井中井涸不死久之賊窺井見有人援之上則費氏也費氏美出井狼狽猶美賊不敢私以見之李自成自成賞一首目羅姓者費氏乘閒刺羅姓死隨自死焉費氏入皇城在坤寧宮尙幼只垂髮至是無幾何時旣幼美又素警敏皇后憐之常欲以進御及后長公主之變大哭與宮人之在左右者哭私憶諸宮人或有免者我必不免乃卽投井不死出賊驚相爭亂費氏曰我帝女長公主也何得亂汝主知之亦必罪汝等矣賊各懼擁之自成前自成喚諸宮人並諸內官視驗之俱謂非眞遂以賞羅賊

已將亂費氏又曰我非公主然實天潢也將軍又貴人
既顧我何不爲我覓冠服告之人以尙帝室女爲言豈
不榮乎羅賊信然得待至夕羅飲賊醉所有髻年童子
皆名家子弟方與一人狎倦眠費氏暗竊賊利刃盡力
直刺喉間羅顛墜牀下童子莫識其何故大叫呼賊皆
至費氏曰我一宮人得斃爾一首目快矣於是自剄死
費氏選入宮非繇禮部蓋內官進入后宮者亦未近皇
帝而后有其意及將投井眾人相謂且奔竄費氏曰我
卽非被恩幸之人比亦何忍倍主事他人乎乃卒死賊
黨聞自成自成大怒以失羅之一首目也戮羅之親近

者數十人或曰自成亦歎費氏命葬之云

李長祥曰十九日黎明都督劉繼祖在東安門忽宮人湧出都督問何故宮人以皇后長公主之故告又問皇上安在言不知都督以爲賊在外大內有人乘之以有變起忽賊騎至乃知都城之已陷也時皇城諸門皆宮女奔竄出李自成入以其存者給賊首目每一賊三十人當皇后長公主之變宮人赴御河並西海子死者五十六人有一人見賊大罵隨罵隨奔賊憤追之已將及則入河水不可得殺矣賊猶指怒之去不知其何宮之人相傳爲魏氏嗚呼賢烈哉都城之死者多矣婦女猶

甚其在婦女所以死者不一然亦有以烈死者矣其姓氏多無考若五十六人者可悲也而魏氏獨猶傳亦幸與余故著之費氏後使後之君子觀甲申之宮人焉

甲申民間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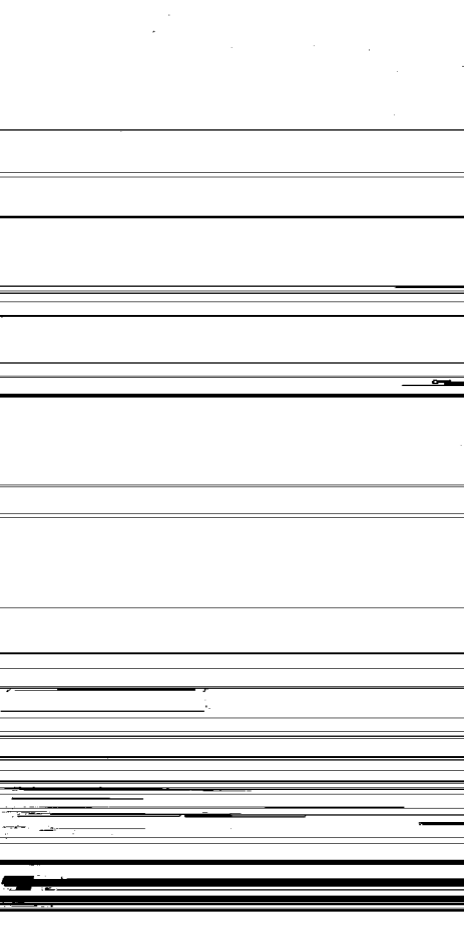
張氏長班吳奎妻也奎宛平縣人娶張氏好見者傾意而奎貧早出暮歸張氏閉門獨饘糲食待奎不怨也賊至奎在外張氏恐宅後有水張氏避伏水中久之出水返視室有賊在據其室矣遂據張氏張氏無可如何遂汚焉夜半賊寢酣張氏潛離賊探賊刀得之勒砍賊賊奮叫幾起隨仆竟死將黎明奎來張氏告之以其故奎

大驚戰慄張氏曰何
氏謂奎盍負去奎恐
旁一井張氏住泣曰
曰我所以不死者冀
不幸失身非爾之罪
過何面目再事君竟
以所負之於賊者資
好然不忘張氏云

王氏北京市人吳信
張市賊至以信爲有

賊拷掠信如此遂閉門去自經賊初縛信時王氏哭目
信賊已伺其爲少美婦人矣及閉門去知王氏自經乃
且釋信救王氏王氏救活賊卽逼污之王氏不得脫切
齒賊舌舌斷賊昏亂砍王氏裂其腹死羣賊至賊狂叫
噴血問之但指顧不能言羣賊以爲信之家有祟也棄
之去信以是活家且全矣信感王氏慟哭哭三年而後
再娶

李長祥曰世人一生之事而有敗卒有成於其敗豈得
以其敗也而有恨之哉吾取之矣張氏污矣而卽死且
又能死賊亦何能與王氏蒼黃斃賊死死猶快也孔子



死耳又問欲死死爾何殺我人曰實欲取快不思後矣宗敏怒命支解之宗敏在諸賊首目中最慘烈而有時免殺與殺人常稱人意有賊姦一婦人其夫強並賊執之見宗敏宗敏問婦人欲兵乎仍夫也婦人欲兵宗敏命凌遲其婦與已兵遣其夫當顧氏懿言已情宗敏怒命凌遲隨呼之返歎息竟免顧氏歸又自縊死初殺賊被執家人鄰舍人皆恐皆相怨以爲如此人家作此事何益必相累也有避去者及歸則喜懿又死

孔四郎紹興人父以主簿候選京師四郎隨之亡何父死四郎少年柔曼有鳳陽勛衛常守經四郎在其處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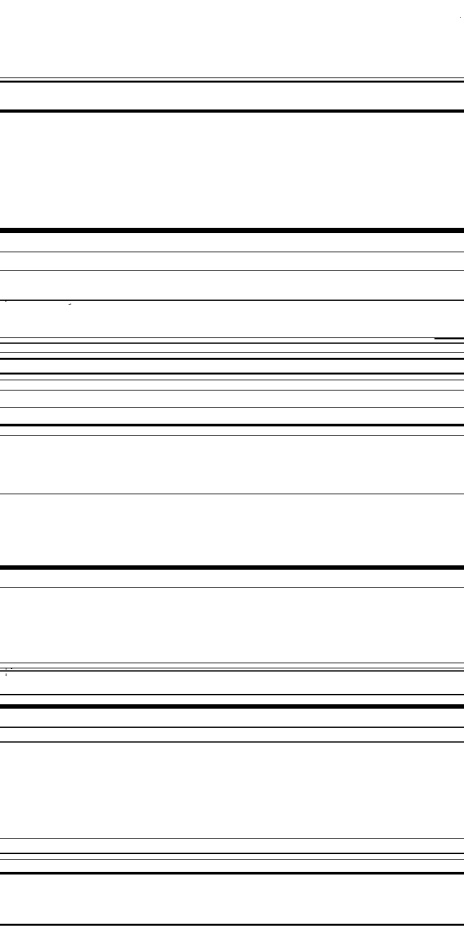
師陷賊索金守經不得殺守經而以四郎去夜半四郎起卽拔賊刀殺所與臥賊初起視賊度擊賊腹賊動頗移故處擊不中中足賊驚叫四郎知事敗罵曰賊奴吾欲殺汝不幸不能天也遂自刎死死屹立不仆賊推之乃仆

李長祥曰顧懿之所謂甚憤不平何故乎都城之相望死也曰吾不可不死者也懿何人哉何憤乎何不平之有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懿猶然乎若夫貝帶鷓鷩冠傅脂粉漢侍中之易服變貌何忍哉吾蓋觀四郎然死者矣又以殺賊死者矣彼何人士哉

何故乎又何如此國家之得氣節之人何多類也

程進士傳

程進士源崇禎末進士方謁吏部候選賊氛日逼源憤甚上疏召見極陳守禦言之流涕上泣皇太子二王在側亦俱泣卽授源河南道御史時河南道爲陳御史丹衷奉命往江南督勤王兵日酣飲及有是命源意吾方欲論丹衷是我豔丹衷伺官也不可遂固辭然居常憤憤及賊破關中亡何從沙渦渡河攻平陽天子命輔臣李建泰督師朝廷文武大小臣工並諸勳戚以天子命送督師彰義門外源方候選無官不在送內而亦來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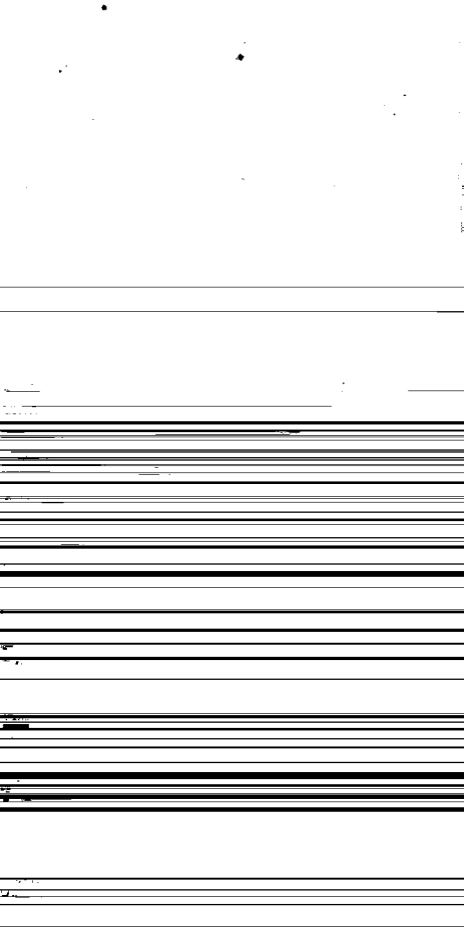


來已三月餘矣不去中軍成大用趣之不得御史去御
史實無處去也大用急乃厲刃寺門有客來奮曰御史
拜天子命提兵爲天子殺賊若何爲者吾斷汝頭矣客
乃懼不來而御史亦無聊然終無處去國變乃已當聞
變源探督師李建泰信賊壓保定督師棄走河閒監軍
兵科給事中胡全才莫得蹤跡惟兵部主事凌駟奔濟
寧爲先帝發喪百姓悲號動搖城郭駟因喻以大義聯
絡招募山東豪傑望風響應廣平諸生殷淵亦聚豪傑
殺僞官復郡縣淵冀駟接應駟冀江南接應江南奸相
馬士英秉政方侈然富勢諸不顧也源窺其卽當敗乃

益南至南詔爲大司農與逆藩忤棄兵入山中逆藩戕
之死

李長祥曰余昔與袁彊善彊才士也而能料人予以天
下之多故欲識天下名將與諸有用之人常往彊咨之
然不言進士何哉李自成之入關也我之堅甲利兵彼
皆得之矣上將如白廣恩皆降之彼矣猶有翻山鶴高
傑全焉亦狼狽南矣關中旣失形執扼塞全在三晉此
時之三晉如戰國時之韓魏韓魏毀則燕趙危源之言
三晉也又善也惜乎督師之不能用也余觀當日之廷
臣矣其爲急策也惟有調寧遠鎮吳三桂密雲鎮唐通

山東鎮劉澤清止耳其爲長慮也惟有請皇太子撫軍
二王就封止耳以彼長慮皇天后土鑒諸臣乎大哉帝
之言也曰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諸臣導朕如此是倡逃
也夫自上言之則逃矣自下言之有不可言者蓋直棄
帝矣若其急策本以擁衛神京巨賊之來何得不然古
又言之矣曰披其枝者傷其心秦已失矣晉何有焉晉
或又失矣神京何有焉收拾三晉孺子皆知兼程太原
則勝算矣源新進書生也以朝廷之大老成大僚要樞
夙望之多終日召對百方謀議未有策此者督師又棄
之而不用惜哉惜哉志雖未竟卒能徇志不替焉夫死



馳閒路一騎入保定分守城西門蓋御史之家在焉因
傾貲散甲士妻王氏亦盡出美冠帔諸寶物遺御寘城
上曰天子家物當爲天子散用之也都城卒不意竟陷
信至毓峒號哭而城中有懼心則益董之曰何如此正
當爲君父報仇不能則死爾有振孫者兄子也負氣略
以才著擊劍鄉里閒騎射冠絕人已以武鄉舉見中原
大亂能者挾弓矢殺賊其爲守土者受命死節已處於
無事之地常憤怒毓峒絕器之至是倚賴登陴射殺賊
日有射殺城圍急饑食至怒曰吾不得滅此何食爲無
何城陷諸將士畏死皆去戎服飾百姓服冀脫死或以

勸振孫振孫怒曰吾正欲賊之知我乃欲去戎服使不知邪重鎧甲金鍔威嚴鮮整立城樓上賊大至大呼曰昨日射殺爾賊之金振孫也賊正恚甚聞之羣奮躍前支解之毓峒先振孫被執振孫死毓峒亦掖之將至一首目處旁睨得一井力仆賊奔之井入死焉妻王氏亦卽縊死當城圍急王氏攜其二子趨振孫弟口孫曰城儻不保吾知御史必死死吾稱未亡人吾不忍也是二子惟女生之矣及毓峒死王氏則卽死振孫有子金罌已娶妻陳氏亦赴井死又其婢有從王氏死者毓峒完世族父某神廟間進士官戶部尙書於時中原尙未有

故然邊釁已啟毓峒諸生有濟世之志父謂孺子宜如此但恐其變耳果及變死死之時仆賊勢亟猶北望曰臣不忠謹待罪井中井在三皇廟前左右市廛今猶日汲水每汲輒曰是忠臣泉也士之悲歌慷慨歲時必聚其上必歔歔相弔男女入廟必顧井稱道金御史不絕口三皇廟前井今竟爲郡之名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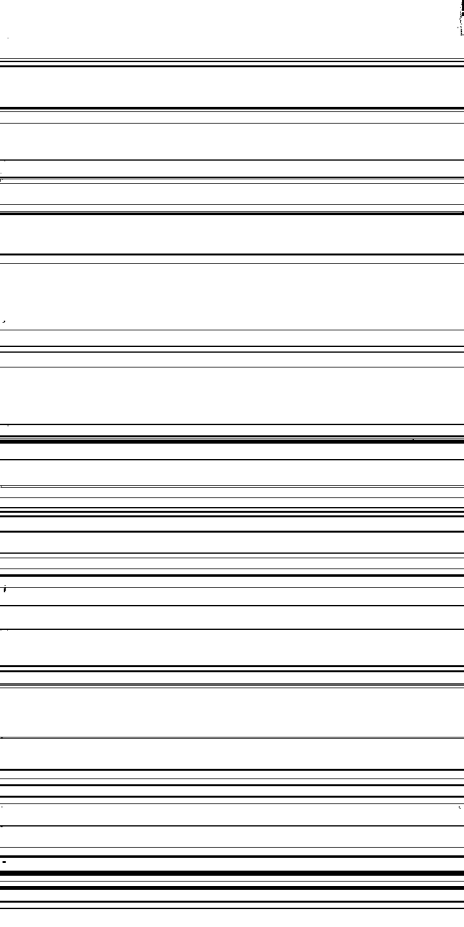
殷淵傳

殷淵字仲泓廣平府雞澤縣人諸生父大白官關南兵巡道以邊事實重辟淵破產救之不得意惟已身之幸代死則活其父於是刺血作書上天子言情跪大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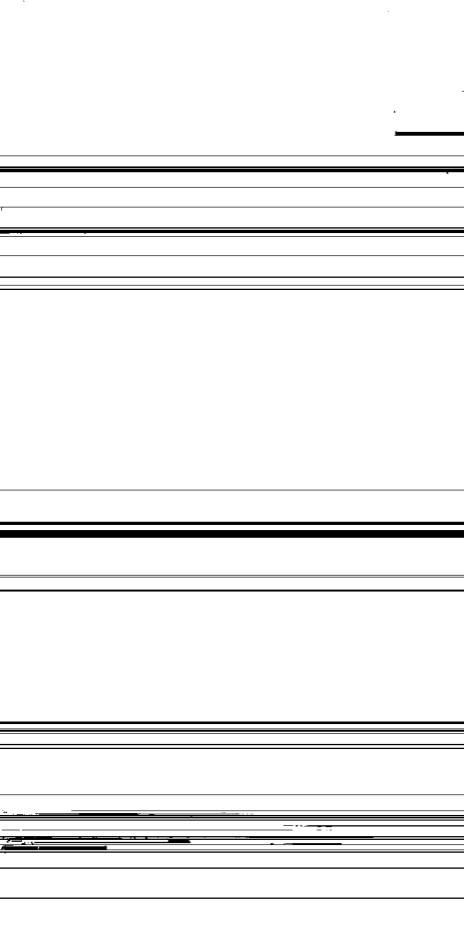
外五日哭泣不絕口形消毀骨出當道憫之書得達焉
天子以爲封疆事大朝廷之法不能爲孝子私也大白
卒誅死淵痛父誅死罷舉業不治棄家隱廣陽山中枕
塊席橐絕室斷甘然負有器略霜雪射獵狗馬馳騫不
苟暇也常與慷慨子弟割牲少長其家飲酒食粱血之
賓客廝養莫非講戰鬪之人因是他強里之來與比鄰
者數百家閉閤館廐鋒矢騎匹廣陽山中屹然雄鎮癸
未春關潰鋒鏑自北直而山東南馳阻河堅城且莫能
當連下與淵來比鄰數百家者言淵曰今關門潰鋒鏑
自北直而山東南阻河堅城且莫當連下吾廣陽山彼

必來來且奈何淵曰吾意少長諸子弟賓客厮役共數
百家且可出擊不慮其來矣乃編次什伍肅號令成軍
而賊騎至銳攻十五日不能下捲去淵乃出擊時元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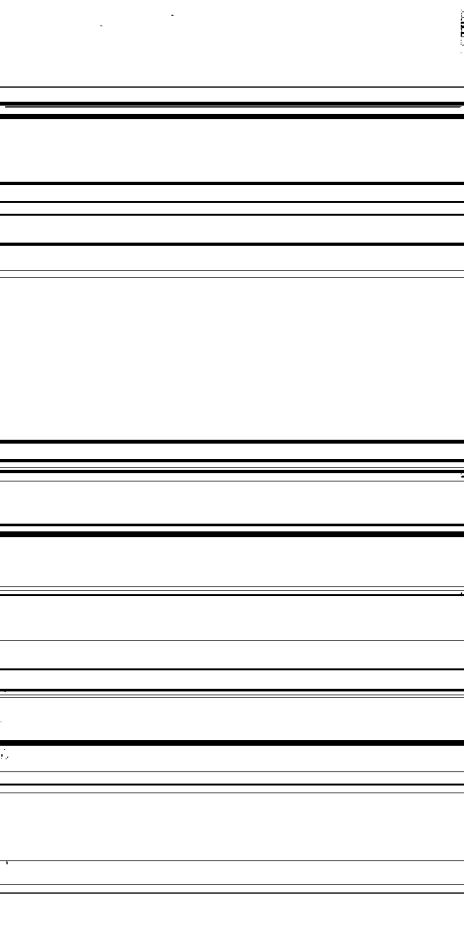
周延儒督師徇賂縱關兵竟罷淵歎息斂甲山中甲申
逆闖逼京師淵又合戰丁並聯絡忠猛戰士共二千五
百人勤王有黃祐者邢臺人也亦擁其戰士會淵兵柏
鄉縣勤王督師李建泰在保定賊來避走河閒總兵馬
科降賊並督師兵皆降賊淵與祐又各斂甲山中已而
京師陷郡縣已皆僞官淵益斂甲山中矣山中既嚴固
淵名又著僞防禦使翟鳳翥檄招之不肯下僞權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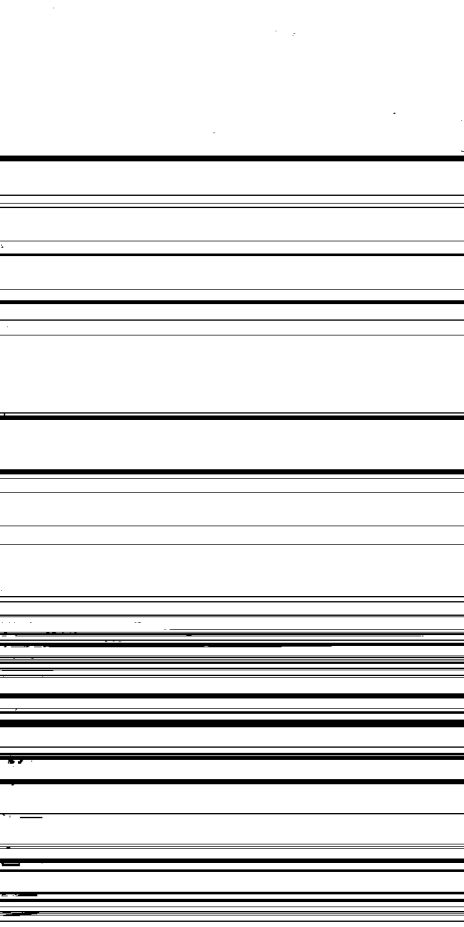
天地捐妻子產業不顧殺賊是日乙酉日也丁酉大隊
出營城南砦暮入雞澤雞澤縉紳先生富家大族青衿
子弟相教破積募兵治器皆附隸淵淵於是分兵出諸
路禽斬僞官凡逆闖政令一切革去先是邢臺黃祐與
淵出兵會柏鄉勤王既各歛山中至是淵兵起祐亦卽
起庚寅祐營順德府之赤石岡僞官冒夜竄去順德府
復府旣復諸路望風皆禽斬僞官與祐應一時順德府
九縣僞官皆禽斬縣皆復壬辰祐入府城率鄉紳士民
爲先帝發喪行哭奠禮毀僞龍牌僞敕榜闖大逆無道
罪狀立白旗號召編兵登城守埤而自率戰兵會淵雞



淵議事學宮聞變疾調兵不得及卽兵亦皆蒼黃潰亂
或有格鬪者勢亦已崩壞或勸淵且去淵曰吾先子不
幸罹法先帝又殉社稷君父大恨在我何忍言徒欲殺
賊復尺寸疆土報地下今無望矣尙何狼狽全且夕耶
遂正衣冠拜先師孔子而與左右訣曰闖必敗必不能
成事我國家方二百八十年十七帝天命豈遂在賊尙
可爲也勉之矣左右流涕淵麾之使散去無徒俱死旣
去賊卽至執淵淵大聲叱曰我殷淵也要殺卽殺何執
爲遂斬淵淵死雞澤復陷賊諸路之恢復者皆復陷賊
黃祐恢復順德一府九縣視淵死亦皆復陷賊黃祐奔



家捐頂踵不得日嘗流涕甲申授徽州府推官無幾何
京師陷南都又隨陷鄰郡縣望風奔竄寶忠謂其夫人
曰至此乎吾不得顧汝矣夫人茅氏有女子二長者十
五歲子一八歲聚在側或請當急竊他路歸夫人夫人
謂安歸我公死國我死公一爾但全公孤女子易計也
會司馬某卽徽人起兵寶忠力募義勇應司馬故時以
文名封疆重臣洪承疇相傳陣亡皇帝廷泣諭祭加往
例又御製文以祭而其文召司馬爲之司馬其時之尙
在史館也海內聞司馬名久矣故一起兵卽多應寶忠
喜以爲是有機遂起應凡二百餘日司馬績溪敗被執



一擊乃得死寶忠乃死幕府感動瘞之水陸寺旁而遺
女子則徽之人畜之徐送歸其家寶忠素剛嚴不屈讀
書識字大要強正其將死索筆書百餘字略曰世受國
恩惟以死報妻與長女已俱殉幼子季女如其不容並
殺之可今傳焉

禮部郎中渠縣李公傳

嗚呼獻賊從橫蜀中草刈禽獮千里爲赤維時官吏軍
校望風降附其有以書生聚豪傑衛鄉里再起再蹶而
志不墮卒其力竭身殉死見先君如李公者眞君子人
哉余聞諸吏部某公公之歸以母憂時賊已略定蜀境

府縣徧署僞職公故爲諸生時糾義軍守城有能名及歸僞知縣某誘公從賊且大用公曰吾故母未葬乞寬假葬母畢卽西耳蓋獻賊之僞國號西也僞知縣信之聽公葬方圖葬江上忽千艘自上流下樹號頑民公意頑民必有意家國者也是機有可乘者耶復吾渠將在此於是陰收舊部曲與江上通計畫已定遂忽攻城擒僞知縣並僞諸將斬之渠得復焉是時也北京陷天子死社稷天下無主江南人翌戴福王爲皇帝卽位南京遣使臣以尙方劍節鉞蟒服命閣臣王應熊承制收所失諸省會地應熊烈皇帝故相癸未召主京師復不用

遣歸以賊據內地住遵義時蜀人被賊又無主又遠百
姓周張無所嚮及有是命莫不望風奮義近鄰鄰水大
竹營山巴州達州等處皆一時應公惟廣安未下廣安
東北要害賊有僞都督統重賊扼之故未得下公以爲
此處不得下則東北未可以圖也於是簡精銳萬人自
帥往賊固守公銳攻三日夜會風霾大作賊乘勢數路
襲擊公遂困當困公猶欲衝戰出顧戰士只百人又皆
帶重傷於是歎曰天乎絕予哉賊已困而風霾來也遂
自剄死是時諸將多戰死猶有全者數人皆素蔽翼公
猶得從困處見公死相抱大哭哭已亦卽各剄死公之

死也以某年月日其初之克復渠也以其
初之起義兵也以某年月日蓋其幾年日
從死者則遊擊王樹極陳熙奇辭乾又戰
映雪其死之地則廣安之楊柳堡公渠
家譜喪失不可考其大父某父某公幼孤
成進士任高郵州知州陞禮部郎中公諱
別號青藜鄉試天啟丁卯會試崇禎甲戌
廉諱儲乙亦死賊後公長祥曰吾蜀之以
嗚呼予不及述述公蓋以余吏部之言予
也故表而出之公亦將先蜀人而著之海

唐知縣傳

唐知縣名自彩字西望達州人貢生浙江臨安縣知縣自彩爲人木訥然頗喜聲色亦非人之喜之者也人以是譏之以爲居官不識其何如及往治臨安則神明也尤介正不可以犯甲申之變私憶廷臣某當殉某當竊門者行某當媚行附麗賊久之跡所著見多不合歎曰人之難知也如是哉使非國家有大變故如今日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爲不肖之終據之者寡矣而賢人君子其實之不淪沒於不肖者之羣又寡矣悲哉南都再變浙江且俱下自彩棄縣匿山谷會與江東通江東與定

期以兵逆自彩度期至卽顯出硃諭諭臨安故時吏俾無出庫藏將有用也吏駭愕報令令飛聞制師數百騎卽來而逆兵不至遂被逮到制師見之卽大聲奮罵顧地上有石取擊制師不中中制師案案所有皆碎制師驚怒支解之唐階豫姪也參議階泰弟素豪邁與東鄉冉公子善本以參議出蜀阻兵久隨參議參議渡會稽願依自彩臨安同匿山谷制師騎至猶可得他路竄出僕速之則曰背叔父乎何忍矣遂並逮去中途騎憐階豫謂爾無與爾去階豫堅欲隨自彩制師死自彩並階豫死焉

冉公子傳

冉公子嶙東鄉人家巨富工書規模柳公權以貢北上
廷試得通判其時流賊之在蜀者種類蔓衍包山寨谷
張獻忠又出入無定勢嶙有兩母在於是歸焉東鄉城
小卑薄達猶固蓋達扼東北兩川固要害處城又阻水
距賊然賊之創蜀必經之舊設巡道有兵至是又益兵
又人自爲計起義兵三千庚辰張獻忠破夔關入督師
楊嗣昌大兵追獻忠戰開縣戰敗總兵賀人龍黑雲龍
猛如虎虎大威方國安五大鎮兵皆敗獻忠直壓達州
先聲震驚人喪魂魄義兵奮厲佐官兵死戰守城壯獻

忠去自是達
亦來有戎柱
之壬午參議
馬乾粹不意
殷富私軍中
懼外來人又
之變卒引賊
去往東鄉之
水自下取上
上卽困卽無

伺賊怒歎莫可如何然莫有一砦全者人皆死麟往羅頂砦攜妾婢豔人與金幣充積不得秘賊伺守不去水絕麟告母曰殆矣無活路矣兒往說賊儻活母幸也於是往其長子泣欲隨往往卽執麟麟大罵死其子以富貴家子弟姣好賊欲之留不殺則亦罵曰吾父死我安肯活益大罵賊怒並誅死麟父子死母遂死砦上人舉火盡焚死

萬時輅傳

萬氏時輅字某江西某縣人也從兄時華常責時輅讀科舉書時輅自負奇不肯屈首受兄業又以中原今之

世無知我者乃遊萬里外則遇蜀人王朝先朝先舊帥
毛文龍前將軍也性暴殘萬厯末年萬縣知縣一日日
暮尙不出治事吏聽其內寂然無一人語惶惑啟於丞
劊門視之知縣亡首矣闔門皆中刺死聞於朝急捕賊
賊不可得久之亦遂已朝先部毛帥毛帥死朝先他嚮
去後又爲黃斌卿前軍將軍時輅皆在其記室見朝先
軍中猶用其本土巫人祀其土之鬼如本土其祀追其
前之仇怨者解之如僧徒之言冥福其所指則及知縣
知縣之死蓋朝先之殺之者也朝先萬縣南岸農民也
道遇知縣以衣白失辟笞之懷恨代水夫袖屠刀入匿

秘處至夜殺知縣並其一家人七十口皆被殺死乃投
兵關外時輅知其如此卽每以鬼事詭朝先得暴殘少
貶亦且相歡甚少司馬某奉命視師戮總兵丁慧生朝
先痛怒屢欲攻之時輅曰視師朝廷臣也而攻之是攻
朝廷也烏可曰厲言吾聞之可乎時輅知其氣之勝不
可得止乃曰是則可耳於是爲朝先作書曰塘報閣下
斬丁慧生一軍驚甚慧生總兵也固不當斬於閣下閣
下視師者也斬之者必督師及塘報再至是閣下斬之
矣朝先終意閣下不得而斬之繼得其詳閣下固襲殺
之者其襲殺之時閣下卽潛身隱辟於人不覺之處蓋

以不得殺者而殺之自不得不襲襲而殺之自不得不
辟以視師之殺人如此其爲視師者苦矣蓋辱矣閣下
所以爲此者何故或彼之自干軍政則誅之誅之何過
亦何敢不服然聞閣下入軍之一日卽襲殺之未常見
彼之當敵人則未常見彼之有干軍政事也卽使其當
敵人干軍政矣督師何在乃不誅待閣下誅之閣下又
不顯然誅之乃襲殺之襲殺之矣奔竄逃伏狼狽不相
顧何故哉朝先部毛帥立功萬里外毛帥屹然長城雖
以鹵莽無知識如朝先亦竊喜疆場之有人不意毛帥
突被戮萬功灰燼萬事瓦解在昔應侯殺白起趙高殺

蒙恬張浚殺曲端秦檜殺岳飛皆落上將之頭於飛矢之日目光星殞徒然如炬嗚呼安得如左肱之人起而舞干戚以慰人之心哉朝先不意見之往昔者再見之此時兩番戰慄哭泣無已朝先初謁閣下閣下見朝先老憊竟得比肩當飲時一健兒執一人至以盜閣下之善衣鸞之其黨閣下賞其執盜者而慰盜者曰我衣之得煖爾衣之亦得煖等煖耳在爾何異卽以其衣賜之盜衣者朝先歸述之記室記室曰是公其成功乎昔者秦繆公之乘馬逸野人取之烹食之繆公曰食馬肉不飲酒吾恐其傷汝也於是賜之酒處一年爲韓原

之戰繆公敗幾被命
免且大克晉反獲
也趙簡子有駿馬
而謁曰君之臣胥
則死御曰胥渠也
而得人不亦可乎
趙興兵攻翟廣門
聞於軍中軍中必
之命莫不喜動顏
徧體多傷可驗在

人豈不可哀憫當加刃之時顧見其目獨不動心哉朝
廷介冑之士命之死生總係之文臣何敢深言如做蜀
之譚大孝戰將也一言不合於監軍卽杖之百殘喘雖
存骨斷腕折不復能馬上矣張令飛將軍也數年戰功
深山野老無不知其有丘山之積以金幣之只散軍士
不能善事人人遂誣其有異心幾危者數其後冠軍陷
陣死猶謂心腹之憂釋也此二公者朝先心折之人故
知之詳若朝先何足數當自奮一旅披堅銳前萬夫電
光恍惚雷霆乍驚欲滅彼魂先棄我魄欲斷彼首先忘
我頭及鼓鉦之罷殘軀歸伍喘息未定肉血猶流堂上

安然坐享之人怠於紀功智於加罪一吏失周旋百番之督責起矣回顧從前之萬死一生無可告語只垂淚耳傷心哉奈何節制我者無披堅執銳之勞有上方斬將之權朝先惑焉敢請命書上視師震怒復襲殺朝先時輅不知所終云

孫守備傳

守備孫氏名守法陝西鄠縣人也流賊潰陝西孫以守備守韓城賊數萬薄城城內兵千人孫選其能前與戰者得三百人伏隍外賊藐城孫因故示卻賊湧至奔城越隍來三百人則倏忽擊之賊以不意料倉卒狼籍城

上人開門相助戰奮擊賊死數千人敗退十餘里不敢
息孫量賊之勢大不得再畏之則益賊來韓卽不得當
矣孫手器堅重木之好于鐵椎者如鐵椎然乃孤騎仗
之出城望賊營營近有數賊騎來當孫孫誤之曰吾將
有言也賊騎以爲然相翼行達營則縱椎橫擊賊眩亂
自崩壓措手皆莫適便利竟衝突於數萬賊營中創成
一路出竟完其身返焉無有害賊大駭愕恐懼竟罷他
去孫亦他調去無幾何賊滿關中孫不及大用無大權
柄不得將大眾無可如何乃避於興安州之龍泉山久
之探有故人以通侯顯以爲是知我者則斷一指瀝血

取作書遺之故人得書不報乃遂自刎死故人密雲總兵唐通甲申賊將偪京師詔入援駐齊化門外軍容整甚天子御宣政門召見拜爵伯於是請居庸關據險以設奇取賊及關卽以關進賊降矣其後俯仰得通侯孫以爲是故人也是知我者則於是爲血書往故人視書已內自絕不答報孫曰無望矣遂死

王子涼傳

子涼姓王氏名料生山東某縣人也崇禎庚辰進士令如皋縣居官喜節廉不畏人性好鶴如皋距湖鶴產之處令大喜有罪者罰鶴鶴滿堦矣又罰蛇以食鶴也性

又好猫又罰猫罰有罪者之猫與鶴等一日見猫於草
上奔蝶食之則大異叫曰猫食蝶乎於是又罰蝶猫既
多罰蝶日益多者至一斗而民之捕蝶艱於捕蛇縣
官責蝶無已民間捕蝶者遍野外小兒爭捕之以鬻罪
人百姓之來入城郭躋公堂非輸蛇卽輸蝶喧譁一縣
中然自喜節廉無所畏有黃極淑者如舉民也慣大言
市廛人憎怨以他事不相目合訟之令凡十餘人縉紳
先生或憐之畏令不敢請莫可如何極淑知一旦死爾
及對時問何業曰畫極淑實不能解畫但解工人之所
謂畫令卽欲見其畫則出之懷中令大稱賞屬巾服寶

禮而答其訟者士
人空壁立本無一
肯已其所爲多糴

劉宮人傳

宮人萬厯閒宮中
選入宮天啟閒車
避流賊去荆歷衝
東經閩至越之紹
覆沒劉氏以老得
依乃存食余家干

詳而衰老齒多落出字不能明然聽之亦猶有可辨者也皇帝大概家法嚴與加於朝廷外之寬厚者不同然其處宮中則與外之家人無異常飲酒謂內官舉善飲者內官舉二人卽徹御前酒賜之飲飲未就二升皆醉死矣命救之不得上怒以諸內官爲欺言斃兩人命內官奏云奴輩飲之酒民間酒也若御前酒自然二升死卽命取民間酒飲之歎曰可憐我百姓所飲者水耳何常是酒蓋御前酒用火酒當水其麴皆火酒合催乾皇帝能飲三斗不醉也日如此嗜蠲謂內官聞外廷某御史禁蠲此何來奏云御史可得禁者民間之蠲若御前

自有此上曰既百姓不食朕何獨食亦遂止供奉不食之矣大內荷花開有最高者皇帝喜欲折貯瓶中而宮中之瓶不稱命內官買之市得一佳者價則重已自內發出復命追回曰外廷科道官必來說閒話可不必也一日內官以一硃票進皇帝看畢不言內官奏云爺爺左右尙不肯容尙來拿皇帝默然久之曰據他硃票是巡城御史何可奪他權柄撓他法且爾等必有故任他拿去朕不管然不知何事也一日閱奏章怒曰這厮可惡又來說閒話又一本曰又來了大怒擲奏章地下隨又命取起又閱則亦已無他辭焉聖躬豐厚舊制裏衣

必布服之聖躬竟有損左右進帛不御宮中私意上又
畏外廷之科道官知之又言之也奏云外廷無知者上
曰祖宗遺來子孫做皇帝裏衣必布蓋身爲天子無服
布之時不知百姓之苦也故裏衣必布何敢易於是搗
高麗紙將以貼布內搗成竟如帛上嫌其竟如帛則帛
矣乃變搗皮紙布內皮紙與布一皇帝乃喜乃始御每
御宮人宮人解帶不暇宮中乃作紙帶其幸宮若正宮
皇帝必奏請皇太后轉旨下正宮皇后必辭之皇太后
以宮中有事殷繁請駕幸他宮不獲命乃候皇帝及夕
各宮妃嬪各冠服趨正宮候大燕行禮奏樂三鼓餘乃

罷各宮妃嬪乃
進候宮門亦於
整容畢候皇帝
帝若日相接在
他宮幸正宮必
在皇太后皇后
勞苦皇帝幸其
則寂然故皇帝
宗熹宗相繼嗣
緒從惠王封于

簡淡女御絕少正宮郝娘娘東一宮王娘娘後幸一美人
余氏只此爾宮燕每大設王並正宮坐左右各美人
八人侍立美人覆首裁黑色輕紗如男子巾式降小取
壓髻綴硃羽翠其上燿首上大紅盛繡衣下裳綠皆繡
端整交手手高執袖及地屏息竟一日待燕罷不動盼
東宮冠服差正宮然其制如正宮而省飾則差矣西南
隅東北嚮坐坐去王正宮極遠極側當未坐執爵分寸
細步曲躬恭行王所正宮所壽壽畢正宮命坐則乃坐
又興以壽如前如是者三乃定坐奏樂考大鼓歌舞百
戲俱作大概宮戲不可曉暮續用梨園部如民間之所

樂者男女各有部王乳母巴巴最尊上東坐後王正宮一級燕罷侍立之美人皆憊每燕則美人愁也若皇帝宮中燕劉氏不得入不見不能如王宮中言故無考焉王之趨粵東也已住定國變左右希王繼大統強之來及在紹興府南都復變勢驚浙王懼思他去左右又制之使不得行遂及難劉氏北人在宮中久散在南方之民間不慣食久乃得慣食王悅劉氏常賜以所御食初散食不下卽哭王疾病猶呼號以乙巳年在余家卒卒時年九十矣余葬之聚寶門外

李長祥曰余常覽神宗遺事有人訟一內官於中城御

史御史不知其爲已入皇城之內官也卽爲之出硃票持硃票之役又素非鍊事者卽以向午門索問諸內官憤奪奏之御前上諭云云如劉氏言內閣沈一貫大駭爲御史解之於上而聖意嘉御史仍斥諭內官嗚呼聖人哉聖人哉東漢建武十九年湖陽公主蒼頭殺人雒陽令董宣殺蒼頭主訴帝帝令宣謝主不奉命強之終不得主曰文叔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其門今爲天子威反不能行一令耶帝笑曰天子與白衣不同蒼頭公主人與皇帝之人異況在御前者乎漢帝今猶稱之神宗之與相較豈不勝之絕遠唐太宗謂上畏天畏

祖宗下畏言官者
其實雖唐虞三
人足道不拾遺
所言者多以老
之無有變易者
闕略多矣悲夫
知劉氏多能言
聽之猶能充人
哉

金氏錢氏傳

金氏總戎章欽臣妻也皆唵人章與餘姚邵白林聚眾於石門時故皆總戎焉章治兵金則理饌兵盛金亦習軍事乃自治一軍與章前後隊而章性矜侈好飲一日會將士飲報敵掩至輒戮之戮之及數報敵掩至矣金屯營去十里遠倉卒以數百人馳救章已敗縛去金急數百人厲之前陷之不得亦敗就禽焉金有貌帥欲之或以其意謂曰爾婦人欲將兵則亦何能爲然婦人也生路則易且但善辯當可免金曰吾實將兵將何辭能辯卽善辯得生何以終身若生吾將軍則卽如公言苟且世上共灑掃耳眾皆笑謂曰爾將軍若猶在用爾何

爲金知章之不復生也則痛哭或再說之不應強之應則曰吾於吾將軍存亡之矣帥終欲之亦無可如何卒死焉臨刑章恐金曰何恐將軍平日之膽氣何在乃如此顏色卒不變邵白林亦敗死妻錢氏悲憤欲卽得邵之將軍印合邵之殘甲邵爪士多其鄉里錢亦本里人故易合及東伍邵貴家好女且盛年制師不謂然則卽返自草疏馳奏使露驟被執將大帥所驟見錢遽曰據此則何罪錢因請禮見拜以父許之夜相卽錢曰已父子矣卽大義不終亦當從容善處此以免耳目可乎帥卒孤疑是夜數次往返錢卒得免送歸府入見其妻亦

卽母拜帥歸名稱辨定不得動易矣踰年母問思家乎
曰不思擇壻可乎曰不願也再世之身得傍父母世上
兒女福澤無及我者只恩不得報不能遂意耳因言願
清靜之地一區爲父母禮佛書寫經卷祝長生福母大
喜言於帥帥曰如此則吾府中有出家女子也母曰女
終無著落處奈何帥沈吟久之曰不若送之歸母以語
錢錢若不欲行母曰此而翁好意當卽謝毋逆錢若不
得已者將行留連不勝長跪欷歔始登車渡江卽喪冠
麻服哭於邵之墓上乃歸焉當歸謂人曰先將軍與章
同吾不得如金徐曰吾徑路千萬得顧步無內媿於心

以見吾先將軍則一也

陳烈婦海氏傳

烈婦海氏徐州人父某少適故衛指揮同里陳氏子名有量篤相好焉婦美容色有量則賤貧無技能識字傭書而相諧歲饑就食所親於松江江陰閒屢就則皆不給徙毗陵又不給則相與謀曰是不如仍還徐糧船巨猾林顯瑞鳳陽人也泊毗陵聞人言海氏美以計誤有量有量遂攜海氏入其舟林於是圖海氏矣其圖之也初相誘再則暴及暴則海氏竟死林之知海氏也以楊二楊二毗陵人也媚附林者鄰有量見海氏驚欲私之

久矣不可得私言之林林曰若識字曷書記我卽欲徐
便也有量適欲徐則喜海氏苦之知楊二媚附林恐又
如楊二然無可如何惟善自匿不露黃河有神其神靈
常一人貌神變說河利害以爲神口言糧船經過故莫
不享神林因享神其享實不以神享加盛用善黎園部
傾所鄰舟婦女呼引聚觀面首盡著麗不暇顧海氏益
匿不露林終不得海氏見遂思更計使有量貨鎮江又
貨蘇州其貨鎮江也林以所私婦說海氏百端不可恐
曰何爲入其舟海氏哭起詈婦婦乃已其再貨也海氏
則屏拏櫛首廢髮髻絕笄瑱項以下足以上束縛周詳

縫絨謹固林之施前術知難再用一夕竟突海氏所竟
相卽海氏之一身不啻膠與弭革與裹毀之不得而海
氏枝梧顛亂叫號氣竭力罷猶復奮躍林乃始遁出海
氏悲慟自料在其舟中無所仰慮林終不止終暴終當
染我染我如之何遂經死林急然巨猾能戢人方且痛
海氏別無畏然慮有量來則誰何則畏一人曰何畏疾
走前相距斃之禍滅爾有藍九庭者林之密者也林以
相屬任卽諾拜手獻金祭酒九庭數謙讓隨挾刃去矣
踰時則卽返有數人委來汹湧突入舟林莫測所以與
見卽突繫執索海氏卽窺得蓋卽九庭之爲之者也當

其受林命也私念之曰嗟乎猛螫毒淫有是人者乎於海氏既死之則亦已矣又以其夫屬我我爲其豢養久矣當報然報之以殺烈婦之夫也於天何言往吳門實取他道奔入城嗚呼亦烈婦之靈使之哉

湯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河南睢州人同邑諸生湯祖契之妻以流賊陷城死者也流賊自崇禎庚辰大亂河南李自成一賊尤巨竟數十萬破壞河南睢遂陷節婦遂死其時姑在年老祖契與節婦謹養在家子斌幼祖契有同母兄賈臬斌從讀城外之北莊至是猶在莊上當城陷祖契

負母匿蒲葦賁皇
死徇則死焉賁皇
入祖契憶北莊登
莊阻城不得入謂
守則可兩全如不
吾兩人意君得壹
於是祖契見賁皇
定來求我所在賁
節婦死矣節婦死
賊殘殺連年又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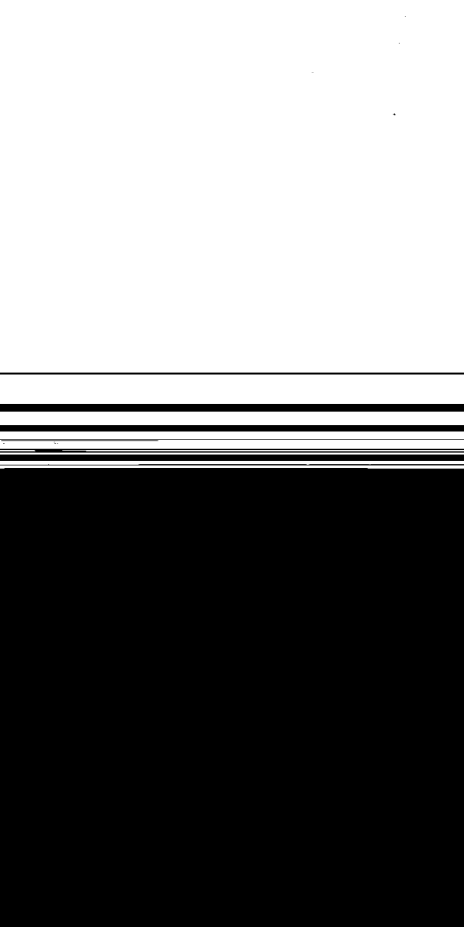
人已操刀落其肉當路上向人手指示所欲乞悲嘯有
狀無聲狐狸荆棘人家狗吠穴之每千萬過者伍少卽
爲所嚙食無遺節婦常對祖契流涕曰天下事我婦人
不得言亦不知但視我河南恐大勢去矣有不幸我一
家人當奈何兒子當他往姑當君計之若我爲君婦委
身君大義當一身謝君不敢苟活爲君累也及壬午三
月睢鄰西華陷陳太康皆陷太康尤近睢相隔只九十
里旣震人料城不可以禦官司有民社寄嚴城隍不得
出市廛井巷婦女髻穉口傳紛喧耳目惶惑節婦謂祖
契曰是不可聞姑姑聞之則驚年老人何堪爲之掩蔽

一刻彼得安休於一刻
契忽負匿其前竟不知其
梁家人至解之不死又
出之又不死賊入遂相
耶朝廷何負若乃如此
賊憤怒橫殺之死節婦
皆未當婚娶之年節婦
讀書北莊亦以亂故慮
故距太康九十里太康
欲入亦不使得入節婦

月二十日睢之破時然矣故三月二十日能果死計河南賊始崇禎癸酉迄庚辰勢烈而睢州界南故遲陷在壬午三月二十日然卒陷矣既陷賊縱戮婦女之濫死者累累闔室節婦則厲罵賊死故死異傳之四方人歎息稱道之謂之節婦云節婦之死年三十七

黃節婦傳

節婦姓馮氏父某號定齋舉人達州人也以節婦聘同里黃給諫之季子某給諫名元白萬厯年間以直諫廷杖者也節婦年二十餘父母不以嫁節婦謂其母曰吾年幾何矣母會意長歎息不言節婦疑之乃問其乳母



漢江女子傳

漢江女子不知何處人以死於漢陽故人名之爲漢江女子云女子之死以甲午五月中其時北兵過被掠載之舟中至漢陽伺隙投之水死焉北兵舟無數每舟皆有婦女其婦女無數女子在中與他婦女雜至漢陽伺隙以死漢陽之上流有金口驛去漢陽遠一漁人取魚見有人逆水流來則與出之水上憫死也旣出乃女子有黃州武舉人陳某適過其驛夜夢有女子謂曰妾遇變義不當生今死矣君義士願相念及廕莫得其何故起則見有人說一漁人出一逆水流來之人於岸上女

子也死矣顏色未變人多往觀之陳亦往果然與夜夢
之女子正相類驚曰胡然哉余與昧姓氏不識其爲何
處人夜之夢何故且告我謂相念何故徐曰是矣彼掠
者也而烈女得投之水幸矣又出之岸上又幸矣身則
露矣蓋有痛也於是治葬具掩土成墳肅衣冠祭成禮
去其殮也顧漁人婦爲之沐浴探左手有繫物解下展
觀則一小幅絹上有七字絕句詩十章一時見之者讀
之悲歎有出涕者其時歛人某販者也在漢陽見之來
江南爲人言錢塘徐鍾河又言武舉人常過衡湘諸處
以其詩示人意其爲衡湘諸處人蓋北兵之所在處也

其後往荊州至天王寺有士人見詩大哭問之謂曾聘某家女女能讀書嗜楚辭作詩將婚兵大至橫掠女子遂失今讀其詩正余聘者也是日卽於天王寺作浮屠事而哭常不絕士人湘潭人也衡湘諸處爲北兵之所在處女子詩亦有東流直繞洞庭西之句豈卽湘潭人與或是與詩又云願入深江魚腹裏不留青塚在單于又云別後雙親無過念入江猶是女兒身他章其痛悲皆類此多傳之者

周照傳

周照字寶鐙漢陽諸生李以篤妾也江夏人山東按察

司僉事周沂女有繆以李
乃如此周於崇禎閒殉國
者夫以周又如此其女之
得大意李楚之讀書人也
遂以無室誤之故以世之
先生以其女而妾之甘也
董以寧者龔百藥者又有
友善得寶鑑之論著因得
亦自病之矣李短小缺上
十數語則數語不得達婦

僻能讀書者故以周之女妾之甘焉嗚呼是寶鑑與今
讀所著論其悼懷賦曰俯江流之浩浩兮弔禰衡與屈
平彼填江而不滋兮何以抒其憤盈草參差而並生兮
孰辨其爲杜蘅烏之嚶鳴亦各有所謂兮而人孰知其
情望龍髯之縹緲兮又孰與之俱征哀蓂弘之已化兮
不得見其靈旌思悠悠其來往兮亦何有乎微名溯江
沱而嘯歌兮吾與人乎何爭喪禮議曰京口徐生某祖
母死引祖在不爲祖母服例是惟死者有次子則冢孫
之喪不三年可爾若徐祖母固無次子也豈有冢孫而
不爲之三年喪者乎李生因言昔者王遵巖至晉江見

徐思謙深衣練冠廬墓側問之曰吾父久喪矣吾祖初卜葬地於此命百歲後父附葬不謂父先之也祖在不敢葬古者未葬服不釋竊敢原之故衰服而廬於此君子謂思謙有禮炤以爲祖旣在則於父喪旣畢後又不宜練冠而衰議之以質知禮者

墨池傳

墨池予家婢也侍予內作畫者凡作畫宜墨之淡俾墨池以口受筆退其墨故名墨池云乙未予在金陵於燈市見墨竹數幅善價爭易之予問其何人畫則笑曰是尙不識耶蓋薄予云徐曰是鍾山秀才筆也予實不知

其何如人佯曰諾自是忘之矣大司馬以中丞受節鉞南來制諸省會軍馬公某威望輝赫然能以禮下人知予在金陵禮之予是時以家之數淪沒無意更娶大司馬曰是鰥耶彼孑然者四方之廣何不可矣予聞之懼乃誘金陵城之走媒說者數十人役之蓋以噪人耳目俾聞於大司馬非竟欲然也至一家予之意忽移竟不能已竟果聘大司馬乃果喜及歸初新之婦不知其何能有女子媵者又名墨池予佳其名問之則以爲是侍作畫者每作畫宜墨之淡俾女子以口受筆退其墨故名墨池予異甚卽屬畫則卽畫墨池之侍畫則果然其

畫之意則曩之見於市者予乃知鍾山秀才之爲女子而已在予之室中也久之予貧簞秀才之奩物費盡其所蓄舊墨古硯名人手蹟亦皆爲予盡予歎曰昔司馬相如卓文君皆能以文章著其後趙孟頫與其夫人管氏或以字或以畫今稱之文君失節之婦孟頫亦不足道一其婦之不幸一其夫之不幸吾免焉然求如司馬相如卓文君在成都之愁苦且不可得況趙孟頫管夫人之以富貴樂哉秀才曰無然吾鬻吾畫乃鬻畫金陵都會之地好事者眾不能卽給門外常苦索不得靜遂已焉自是益困再無策則以墨池適於人適之無幾日

其家之人來言墨池死矣先死之一日告主人曰我夢至一處我之故母在焉撫我曰汝何離秀才汝有墨祿今絕之矣是汝之來此處時也乃果然秀才聞之淚下又一日讀吾詩忽又淚下蓋予之集中有題墨池詩也詩有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臙脂黑是丁酉年七月事

石井道士傳上

道士姓氏無考亦不知其何處人人見之但呼其如今之所以號曰石井道士云或曰巴山之下有金石人穿之爲井道士生其側遂以名或曰道士常登白帝城覽形勝弔古感公孫述之爲人曰木可以填海石不可以

填井乎世豪其爲人不欲其人之有姓氏於世也則因其言呼之以是號道士好遊然不喜儒術其與遊者必劇孟郭解之徒或飲牛屠狗箏筑歌擊儒者聞之厭去道士則心獨喜然善著書書成儒者多取之去爭相傳然非其志也有雲中君燕人也以強武略顯雲中故曰雲中君其爲人悍易然好女德人以是閒言然自知其非蓋寤之矣卒以是暴死不悔焉道士與君隔不相見面而每以意受君暴死道士常哭哭之曰是死也孤吾徒於是作雲中君之賦辭曰邈黃輿以曠治兮古冒獸之粵區征帝子以降祐兮不顯世以維釐雉萬億之繡

空兮龍咫尺乎殄泥豈窳折之蹇履於界天兮紛蒼蒼
者之失經而不可以思免起鳧舉兮奮山木之與殃胎
牘敗爛兮累京丘之雁行炎黃水火已陳跡兮何姬穆
羸偃之有乎光芒彼聖文之荒有夷兮豈后稷之乃訖
於莊襄巢門牧野之爲湯武兮惟夏后癸與帝辛當之
無晉厲智伯之自蝨蝕兮彼襄子匠麗氏之又奚宜夏
商周之惚恍亡兮智者愚斯仁聖之如堯舜兮相天下
之且及身而卽移秦隋之再傳兮豈不猶此胡天下之
頌大德於唐虞兮他則詬恥鳳凰於飛兮占敬仲之奔
齊漢世人之鼓舞不倦兮非帝堯之遠流而濶沫焉其

誰斟灌斟尋之何尤兮睇娠緝之熒熒於有仍以依豈
大禹之違乎吾魚兮而絕於狂魂之鴟夷皮當寶器之
遷流兮與一夫之敗婦聽乎何殊嗟夫天之正不醜於
娥眉兮每異代而翱翔於一途我求其故兮季焉夏商
女鳩女房兮妹喜儻佯云何種氏兮諸侯憂傷醢脯皆
公兮姬幽惟昌昔女媧氏之帝上古兮盛德在木而氏
之以風蛇身人首之變宓犧兮豈貌之以婦容越三代
之令德兮雉飛而墜明旁魄其陵於八埏兮寸導之奚
苞乎盤根嗟古今之卒如斯兮信乎意外夫智變之幻
於人兮又何足恠山卑而牛羊高兮何者存夫大道區

區魯殿之何取於巍然兮總之同於荒草迫嶽崿以距
前兮盼蝓蠃而嘗故天陰縣其不明兮隙殘雲之數戶
有美一人兮方珮玉之鏘鏘豔冶忽其零落兮涕眾女
而徬徨彼摩笄之趙婦兮何如采葛之越女烏獲之勤
力而絕尾兮乃笑於引椽之豎子斷鉤爪之惡爲梟兮
誠殞涕乎坵圯顧夫鷺鷥之不可與媒兮徒請帝於沒
齒霜露降兮草枯乾不可與遊兮將何言空羊城兮青
塚寒雁孤棲兮不忍彈將高天之惟臆問兮淚枝梧其
更下想玄冥之慟魄兮翳炎方之駢駕何所無人兮痛
予心之惟女返馬首其棄去兮沕躑躅而荼苦亂曰窈

窳惟谷兮闇昧其區天駟何飛兮眩眠焉知豈其不見
兮矇以爲思吁嗟乎中心之獨摧兮吾其謂之道士故
好遊三巴旣盡巫峽秭歸越之而放乎洞庭彭蠡鄒魯
燕齊秦韓趙魏嶽瀆關河宮廟陵寢悲歌之區要領之
處必止馬留連茂草黃花索殘碑覓故老然後乃已及
中原路塞乃繇吳入越登秦望山見蚩尤旗發長矢射
射不中更從劒山入魚鱉輿藪是日之出者矣是有山
名白骨昔唐太宗征不服喪師於此骨積山上穿草出
天明望之白因以名道士仰天大哭因反歸歸止於吳
數年藐震澤爲一杯水卑銅棺離墨如拳道士懈怠道

士故好遊於是又遊焉南大河北恆嶽左秦山右積石
陷井陘絕桑乾立白登遲土木龍關雁門蜚狐殺馬莫
不徘徊以至於雲中作雲中君之賦賦成又循長城去
長城起臨洮至遼海萬餘里延袤道士曰是何可不縱
觀之盡蓋壯之御聞之異謂以始皇之所爲道士乃如
此夫始皇其從古之凡擬議於帝王固不以暴斥之耶
道士曰是烏乎不然是烏乎然哉太史公曰始皇自以
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言之
也於是述賈生之言而終之曰是二世之過也夫始皇
之著固著於此之言矣今之言始皇者必曰暴其暴也

必先指長城彼足未常至其處
書傳爲臆說悲夫以今觀長城
有耶長城起臨洮至遼海萬餘
山也絕嶂奔峰危巖窮石相連
其上下曲折委蛇經緯之耳天
魏文帝之窺江南也見波濤洶
北也夫長城視此矣王者之治
勞之固不得憚也故曰擇可勞
冀及兗及青及徐及揚又雍又
也如此今萬方平土世盡相忘

人見之震動碣石龍門則人之易至其卽蜀審觀自岷
嶓以下入夔門至巫歷巴東抵夷陵水之來其山皆斷
之以容其流下而山之勢兩相望舟行其中兩壁之上
猶有人工開鑿之跡若是者千四百里陋哉考亭氏之
言曰禹未常至蜀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
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信如禹之未至蜀其藝之
也孰藝之其道之平之也則又孰爲之豈治水者禹也
治蜀之水者又有一禹之人哉計九州四隩九山九川
九澤會同於海凡十一年乃告績當時動眾乎抑不動
眾乎今夷陵上流有廟是黃陵其神蓋助禹以開江者

諸葛之遺文存焉禹固用龍蛇之力居多禹自稱陸
車水舟泥橇山樅一云與眾再云與眾信役神矣禹固
居然齊諧之恠者矣夫若是也其言之又奚云然哉伏
羲氏破天地出甫畫與契九黎之君仗刀戟大弩以威
天下黃帝與之戰人不能勝用熊羆貔貅驅虎與人相
雜乃得誅之絕轡之野桀之荒淫也湯伐之曰眾庶女
不從予子孥戮女武之伐紂也其誓之亦然且又再致
師周之人既用之矣庸蜀之人羗鬻之人微纘彭濮之
人無不用之以至於人血之滿地杵流之云孟子曰武
成書之不可盡信也蓋懼人之侈殺而維之不爲有天

下者之借口也夫創業之君未有不動眾者是惟宮室山林適慾逞心不顧人之父兄子弟骨石並填人土一穴誠涕落耳非有然者雖聖人起不能已矣今觀地之勢東南則海環之而環之勢與西北之勢等特阻水易距非若長城之殫民力然要害所在城堡相因亭障相望是惟烽火則無所用之其他與長城又等也上古以來多外在疆域禹之明德遠矣遂正之入於貢內越秦之世劉項角中原歲久尉佗搖無諸乘閒竊據高祖煩於戰勞苦文帝景帝又以文德勝漢卒退海棄境土凡萬里武帝奮興乃鋤治之擴禹之績始皇之後又復有

此以始皇之盛縣諸緄獠大荔胸衍猛嗜狂崩皆蠶食
盡惟撐黎孤塗猶有存者亦遽喪氣仰塞睨視我怒之
莫可誰何武帝旣興感人之盛德知不可以恃雄才大
略又實加文景當時西南旣伏蒲泥符離烏盤邀僕旣
破旣絕狼居胥山於姑衍之山平常按圖索之不知其
何處亦旣封旣禪瀟維氏之斃旣殆於是余吾水外恐
息寂寞天子背塞坐治封域屹然不啻畫疆焉夫天生
民而立之君猶一家之長然盜賊有之矣惟門戶是堅
豺虎有之矣惟藩籬是飭旣堅旣飭則出其子弟督率
其壯長奔驅刺擊之是奚過當卽不然固閉慎守猶可

無虞今以堅門戶飭藩籬之有病於已廢棄不爲謂吾之休息家人是則誠然而盜賊豺虎至矣儒者徒見長城之築以爲暴也亦思當日反舌之側我何如奮張其在於今彼人何蹙是亦何故彼見識不廣學術又迂闊必使天子之重巨端坐廟堂與書生講章句一人不殺一夫不役然後稱神頌聖如其所謂天子者嗚呼不亦陋乎哉御曰儒固不足學乎道士曰非也吾之所陋者世之所謂儒也非儒也自孔子沒儒難言之矣所謂儒者學而已矣儒者豈外學夫六經治世之書昔之人言之矣儒者不能然於是公子田文趙勝魏無忌黃歇之

徒旅人秦儀犀首之徒刑者孫子之徒范雎之徒各挾其智術視諸侯如小兒弄諸侯之國如丸諸侯於天下之人亦惟見其有此之一類人莫不大視之儒者若荀卿則著聞其仕楚爲蘭陵令又無所表見卒默默已焉弟子李斯功業爛矣必變易其師說而後乃得志於始皇始皇之意中遂無有儒儒者之禍遂以起而書且焚之矣漢高祖猶然見儒卽罵之儒冠溺之常曰天下取之馬上安事詩書夫始皇之焚書也曰非博士所職而爲天下人之所藏者悉燒之則所焚者民閒之書若博士固在也至項羽焚咸陽因及書其時蕭何以刀筆吏

但知取圖籍不知取書夫以輔相之人乃且然固無疑
高祖迄乎文帝且好刑名景帝不任儒尤甚竇太后又
好黃老言盡誅趙綰王臧之言儒者人知始皇之坑儒
恨之不知漢之世固亦殺儒也是習見使然亦儒者之
不足以爲其所有無而重輕之則儒者之自使其然何
尤哉夫孔子窮者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
事孔子之窮蓋如此也以今觀其時於齊之旂旄羽袂
矛戟劍撥驅之優倡侏僂誅之叔孫氏郈鄉墮之費人
則命甲冑須樂頌伐之費人北追之姑蔑敗之少正卯
誅之弟子如子貢以孔子之命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

霸越史稱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故子西曰楚輔相何如顏子將帥何如子路使何如子
貢今楚封孔子孔子果得據我書社地七百里猶文王
在豐武王在鎬必王天下故莊周曰所謂儒者魯國一
人而已矣則儒者如此夫孔子之聖安得律之學者始
皇之坑儒也扶蘇諫曰諸生效法孔子所謂效法效法
其學乎亦效法其有爲乎學不見之於有爲不謂之學
今儒者幸而用之言堯言舜言之不效則以爲非其君
不然則以爲用之不篤如是而已矣使其當齊之好會
景公必得志定公必辱咎其所以然曰吾君魯定公也

吾於相事攝也近代之所謂儒者率解免於此宋之儒
猶蹈此稱詩說禮大儒相高王佐相許一旦有事琴瑟
閉戶禮器禮容終焉儒者之於世何益哉故吾非陋儒
也陋夫儒而非其儒者也御久之曰嗟乎有以夫吾之
事道士有年矣今而後乃得道士之言聞之與遂相委
去後又有人見之朝歌狀貌蒼癯鬚鬢參白攜酒錢入
肆與最少年樂飲既醉出大聲奮呼驚動一市人見有
父老來問此何地曰朝歌則悄然寂立泣下不能已於
是作歌歌曰有黍何所實我朝歌何者荒之乃來斧柯
有身他方忽焉是過吁嗟乎吾之徬徨兮驅車奈何又

曰相有湯之道其萬億年何當配之大矣上天先君聖者我人莫賢萬方一區草乃茂焉道上歲時兮有人行吾不辨貌兮相見驚又曰胡爲我心兮徒然憂之胡爲我口兮不能言辭中懸懸兮如新離相見之兮又在茲彼夫世之人兮今何思再回身兮難與支自是又他去不知其何往云

石井道士傳下

涼州有人哭於故張氏廟守涼州甲士有榆林來者見之曰是人也常過吾榆林者是石井道士蓋入秦關悵焉支祈連之所至茲土有廟在其處父老指以爲張氏

廟也遂哭御曰固張氏廟也然奚哭道士曰世之猶有
張氏者誰哉張氏名軌晉之涼州牧也自永寧初翼戴
王室子實茂孫駿重華盡忠司馬氏皆如軌不替嗚呼
賢哉軌世家孝廉以儒學顯常與張華論經義華器之
嗚呼軌非書生哉當惠帝時破滅羣寇威著西土國之
勢成矣實嗣茂駿重華嗣軌之創業遂大其與大之者
猶在駿方嗣收枹罕復河南地隨至狄道屢與師擊石
趙伺秦雍伐龜茲鄯善西域諸國於關之屬皆朝貢姑
臧而國之所有武威興晉敦煌西域都護等共二十餘
郡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統御文武勤修庶

政民富兵強立辟雍明堂以行禮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其先實當漢寇傾覆安全涼州茂廣隴西南安置秦州
大城姑臧脩靈均臺其後重華破麻秋困趙虎城長最
平斯骨真萬餘部落國之盛者四世皆軌之刺史於涼
以至此嗚呼是書生哉軌烏氏人以時之多難有保據
河西之志求涼州惠帝遂牧之劉曜寇洛陽遣都護入
衛擊破漢王彌歲時貢獻不絕實則當長安不守奮厲
擊寇曰王室有事不忘投驅憤痛之深死有餘責及江
東再興奉表建康以懷愍帝之痛恨人孰無知當時匡
王之勤如張氏父子者其誰乎重華於稱王北慕容氏

不受詔未幾卽正若駿益異矣趙常拜以王爵及元帝
凶問至則大臨哭去趙王爵復稱晉涼州牧中原阻塞
欲通表建康不可得達則貶已稱藩於蜀以假道謂梓
宮未返皇輿播遷至今讀其言何悲也其先有告之以
魏武晉文之故事者輒怒之實得皇帝璽曰非人臣之
所得留也遣使歸長安張氏之所歷自惠帝及穆帝其
閒之乘時僭越稱王稱帝者則劉氏慕容氏拓跋氏符
氏卽以成都之李氏猶然一隅自帝張氏據有二十餘
郡卽侈然竊名號誰能阻之卽不然或及身止矣易世
則不可知矣況數世哉其臣節亦何純也御聞之歛歔

謂道士世之人信乎其莫有知之者耶久之繇蠶叢鳥
道穿巫峽抵楚望湘雲六詔將欲又遍跡豺虎狼獾蓋
皆然無力相與勝之莫復能去曰已矣夫吾其竟窮與
昔者屈原徬徨楚山澤見先王之廟公卿祠堂畫天地
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古賢聖怪物行事呵而問之謂之
天問道士原其意作人問曰何然判之爲人萬變命之
其以聖雄紉與京斯何然作謀帝不可易之天伐有柯
莫下上之智刑奚不任乘木霸焉首何力爲怒中之山
藐焉獸而口敏刀戟大弩其又誰有魃其來下肩髀焉
支豈帝之無能而女師之絳帛何威帝復畫之窮山西

距射之何畏乳爲目臍爲口又何畏乎斷首抵觸溪澤
九首何利三仞三沮后何方以樹藝汪芒自怪何千年
而尙惑乎吳子有扈氏之又何悔乃大戰乎帝啟大業
彼德公孫何失七世幾何二壯何肆公劉稷官且變之
西戕彼周京帶且縈之何彼甘泉義渠絕育亂之二子
彼旨何辱月盈日虧以伏以賊何彼之壯盛克之不得
澤鹵不居聖何狗焉北鮮有遺天何曹焉鄴芽何萌并
兇以頑炎炎不溺乃熱於泉上黨之雛猛之以虎有鴛
飛來何復斷去大棘巾衣獨何恭幽都牛羊復何雄陽
城之尊帝儀容司馬龍驤不得終三羊五眼赤冠朱黻

何然草付開之以酷葦絙何神盛樂何始焉有黃帝而
見之乎牛川女水牡狼十男終於擊肉何鼓角千里而
一掌跼蹶烏珠留何思怒述故德彼武家兒何藐在默
啜何然奇首土河之閒習爾欽德何爲乎滑鹽耨里何
能何有令德何畜牧之且又稼穡鼓鑄組織利人不止
何然扈從乃彼沙里曷魯焉施燔柴天祐天皇地皇焉
帝焉后木葉龍眉祭鵝射虎斷腕何辟配彼后土何黑
水之有爲醫者識之何魚頭之聚端立視之一戰何雄
自視不足渾同之視行主之其誰而水只及腹鴛鴦何
奔青塚之鄉豈有柴筠得脫口虎狼何然何然幹難有

曜阿蘭果火光明早照何金蓮川中統開焉端平衣裳
咸滄墟焉舉亭何危海陵何悲何月倫之十三部無黃
口小兒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豈猶有災患
而駭民爲之塊然何理尼父觀之黃農虞夏焉有失德
何然槃瓠競之西伯孝文孝景意奚稱書闕氏何爲徒
然在塗瀚海闔顏山之何然窮不見一人左蠹之有事
焉何其空好辭甘言水北之廬亦何重巫蠱族滅何然
醫之凶豈有庸荒車駕萬里何觀風行殿六宮遙只何
然鉤陳理與城據牛羊駝馬蹄千萬億拜手稽顙袒肉
割肉何主帳亦來跪伏不足調露神功焉有大利彼籬

陰之守吠者其誰何貴種遁去順天樓何佞琵琶起舞
白登之信夫何困中郎將之何終離何九成之大風昏
而重踰四幃扶首之神明警之若何疾飛鳶之迄與六
甲若何其如一汝水之骨廟之鬼目之焉不喜彼一朝
之黃紅涼繖又何然自深蒿之遂不可止蒙衣有然後
何誤焉豈有艾緞變藐樂焉紫宮高飛衣何德殿上之
戲又何惑侍中蛾眉復何容哭之腫目將何終蜀嚴道
銅山卒鼓者誰狗中聲音何中人之不律來者稀御曰
噫深哉是人問與其亦天問哉道士自是則復返於吳
鞠躬卑污與人揖讓下氣無所忤而見於言辭宏敏自

放其於天地閒之物古今人之行事一經其說鮮有得
解免者而於古節義之人孤清峻潔之士猶多所刺傷
人見之驚愕多引辟不與言道士之出口則益信意有
問之者曰何然哉道士固不尙節義與不尙孤清峻潔
與曰是吾之所以尙也吾不知世之所謂節義者若何
而觀於人之論必其壹於死者矣人臣至於殺身豈猶
復有餘事則豈不謂之節義以求之乎前晉荀息其人
矣獻公之使傅奚齊也將使之股肱奚齊者也全奚齊
也其言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無幾何奚齊弒矣立
卓子卓子又弒矣彼荀息焉在又將焉用之乃荀息則

何如死矣夫苟息死矣無恨矣然而奚齊死矣卓子又死矣晉之社稷至是震矣先君痛矣李若水宋之忠者也抱帝罵不絕口不自顧言之竦悚然欽宗之往青城也使之者誰乎陷帝於敵人咎當奈何卽欲不死焉得而不死且卽死焉能蔽罪今不錄其罪而徒錄其死是誠何心哉後世之方孝孺猶有難言者矣讓皇帝純厚之主也諸王卽驕恣不過憑叔父之尊非有他意遽欲效鼂錯之所爲以激成燕變其後碎首分魂棄十族不顧人臣之盡節至此尙復何言帝則奈何神器委之人矣身死矣人臣之若此誤國矣至今則且享有忠名也

荀息之爲獻公言也曰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
臣之經也奚不然而死亦有辨矣故與若水之相並者
若劉韜張叔夜亦然其何能疵議與孝孺之相並者若
黃子澄則當與方等而景清諸人亦何能疵議夫從來
喪敗人之國家者在亂賊而賢人君子亦有然矣如後
世之所謂賢人君子固有歸矣乃其於天下之人悅其
同己者不悅其異己者於是相與攻擊士之有用而可
忌者或置之死地其有功之成者必敗之而後已彼士
之處於此其誰肯甘之夫有用之士必皆有才而才者
非安靜之具蓋凶器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凶器之

謂也今夫大地之上惟騶虞則仁若熊羆豺虎其毛革
牙爪豈不可畏惡而能驅使之猛嗜之畜怒恆前於五
兵故英雄之與姦辟有時相類正當周旋調護智術相
御以收其熊羆豺虎之力而必欲排擊痛絕使之敝壞
人才之盡國之傾覆隨之矣賢人君子之至此抱古人
之書端衣冠正顏色曰國亡與亡吾其死哉不知國之
亡蓋有使之亡者也昔者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伯夷
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之興西土也皆歸之其時太
公卽顯於周稱尙父佐翦商伯夷無聞焉惟周師之東
與叔齊扣馬諫以是之一事見於世則當周末翦商之

前何在乎豈已隱矣非翦商而後乃西山乎太公亦漁於棘上者也亦隱者而又同來歸用太公固不用夷齊乎則周亦知其意之不能如太公佐翦商故不用乎卽用亦不爲其用乎不然奚不用嚴光曾一至天子之庭隨富春釣去若其在王莽之時屏絕聲聞光不知有人人亦不知有光則其至帝庭也如人之一朝散失復反故家歡然道舊焉則亦已爾若陶潛在司馬氏已棄彭澤令不爲矣亦非至劉宋而後乃絕跡於人世也伯夷叔齊繇故家而異世嚴光繇異世而故家潛所處之代猶之伯夷叔齊乃夷齊始戚終戚光始戚終樂潛始終

樂後世多慕潛不然則光不然則夷齊夫夷齊之扣馬
諫也有萬夫之勇矣是豈易言光除諫大夫不受此在
異世足矣而處於劉氏復然潛則純然忘情非猶有分
別於其閒者然也後世之所謂潛者或其忘情或其不
忘情吾不得知之然吾見之矣本通籍無自以爲不求
聞達或有慕乎其中而人之褒美已久不得變又或遁
之緇衣道流甚者垂紳食祿之子弟有於其家坐高堂
樂冠言貌猶飾寂寞也若是者吾惑焉而離經叛道已
自納於左道之誅其自許於高上且在此夫緇衣道流
得語於高士則行乞之人皆夷齊矣孤高峻潔果是之

謂哉道士之熟論於世之人蓋如此而善於爲文其爲
文必言作者其於作者謂已數百年無其人於數百年
之文謂鋪張衍敘雖充塞成書中無所窺見不足滋味
不可傳或其道是矣不過依傍附會終壓於前人不能
自奮精靈破洪蒙自傑出則作者之難也於是謂韓愈
起弊維衰在今日則當言開闢而開闢之人非英資蓋
代不能爲功蓋以自道云世有選文者有道士之文在
道士與書日日得足下教所選固一代之書也以僕廁
入其中僕之文著矣文著僕著矣足下固不棄耶既朽
之當其不爲螻蟻之食者幾何及復舉而立之前衣冠

之呼之曰人也猶有魂焉來乎哉綱目陶潛死書晉徵士陶潛卒張承業死書唐將特進監張承業卒潛承業不以繫之劉宋後唐則晉唐之產其遺於後之世若寄焉猶於范粲之死則不書魏侍中范粲卒粲與潛承業何異其書之也安得異而綱目竟異不識朱子之何以視粲而異之若此夫不繫之魏則亦已矣沒沒焉可矣古人之如粲而沒沒者有人綱目則又繫之晉僕常歎粲矣當魏主芳廢粲慟哭拜送其後髻弒奐又廢粲則不復見魏祚之移也又不死在司馬氏之世自太始元年至太康六年其死也繫之晉何疑然三十年閉口無

一言若潛之飲賦浩樂各不相同而粲則苦矣其子喬
一舉孝廉入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
就潛子不識字而云總不好紙筆意亦有在故僕常謂
人家子弟以賢爲賢僕子弟以不肖爲賢杜甫不達謂
潛不聞道詩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亦何鄙也粲
與潛跡猶顯然是易知者朱子異視之若此何與人壽
幾何況復如僕其死也去粲之年當無幾或沒沒已焉
僕之衰僿不幸又有文足下又好之以廁入於今一代
之書遍讀其書一代之人聚之昭明文選包六朝茅氏
八大家分唐宋若一代之人自爲一選以成其一代之

書惟足下之所選者爲然僕則何人敢齒斯類煌煌宗器雜以匏陶僕且爲足下病若無魂有骨徒飾衣冠號之於人抱有粲痛則又足下之爲僕病矣詩曰衣錦尙綈惡其文之著也文奚惡著斯惡著亦奚惡爲著累斯惡願足下權衡於文選之包六朝八大家之分唐宋使讀之者知文爲某世文則知人爲某世人定矣文亦定矣惟審之書見之人或相與悲其意而久於吳吳之人莫不知有道士然亦有不知者其知之亦惟以文他無言焉

論曰道士何人哉聞在江東畫一影書其上云無國無

家一劍何爲不孝不忠愧之愧之嗚呼何人哉有見之者矣其髀裏肉生而弓矢之傷右腰下三寸幾要害處今六月猶潰裂如新殘也其於雲中君張氏廟之歆獻無已也有故哉常自潤州執越矣又縛之軍門斬二十二人至二十三人及道士而止其論淮陰侯謂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工藏敵國破謀臣亡英雄固安之後世區區爲韓惜其亦不識英雄者矣其意蓋以人之有成矣有以見之世矣其死之何如不計爾則道士於今之世徒著書非其志也然好書當卽戎卽煩不暇食卽日百里亦必不去書設典書者一人其人選襍士肩書

書百箱健士二百五十人其典書者一人官視游擊將軍權視坐營蓋所有者皆掌之故視坐營而二百五十人編伍視戰士亦甲亦有兵故視游擊將軍乃立法損書幾何失幾何雨露之所侵入若何官之法何如健士何如皆視令每壁一所幃幄之外更列大帳凡十餘帳有諸生十人一帳一人主之又各童子二人戒朱墨探書每日各帳各尋職展次以待道士道士能一二十日夜不寢寐常介冑讀之議事者更番來書旁不倦也及解甲書盡失故常云今日之著爲文猶當年之馬上詩書然憔悴矣蓋非其志也或曰道士之學雜王霸者也

彼學孔孟之道而侈秦皇漢武又侈言田文趙勝魏無忌黃歇之徒秦儀犀首之徒孫子之徒范雎之徒於儒者則譏之以爲無用宜世之人有詆道士者謂其爲文字中之桀紂也是不然道士自言之矣曰士之有用者皆有才而才者非安靜之具蓋凶器也道士實然乃不得志於其時刀劍精芒銷歸無處所憂憤中來磨礪縱放故其爲言多汪洋不顧然固自有見非越中戾正者比矣今肉食之黨不識字之羣道士往往在而怒罵任情哭泣無故世之人不能通其意彼有才而流落不偶終焉痛恨以至於老如此哉道士今在夫今之世猶有

道士其人與悲夫然有見之者矣蓋有之嗚呼何人哉
何人哉

天問閣文集卷一終